

排灣族古樓村頭目系統來源 與承繼之口傳*

許功名

一、前言

排灣族古樓村⁽¹⁾ (Kulalau) 家名 GIRHING 和 TJILUVEKAN⁽²⁾的兩個頭目家系是該村內外，許久以來，大家所公認，衆多具有 mamazangilan (頭目) 頭銜者中最富盛名之佼佼者。尤其家名 GIRHING 的頭目，是自部落創建以來，最原始執掌權位的頭目世系⁽³⁾，以 ka mamazangilan (真正、大頭目) 稱之。

不過，雖然上述知名度最高的頭目家二者之一 TJILUVEKAN 承認自己的祖先在部落裡得權在後，但實際上在目前若干碩果僅存的集體祭儀之現況所見，該家的代表人物當權在位者 Gilegilau (羅安定) 卻時而與 GIRHING 世系的當權者女頭目 Serep (吳開花)，在許多象徵頭目權柄優勢地位的事物上較量，很明顯的，有抗衡之舉。例如最近民國78年舉行的 maleveq (五年祭) 祭儀，雙方就爲了祭祀的地點、次序、是否聯合殺豬、以及各家提供豬隻祭品的多寡或刺球時祭桿長短和型制等問題，爭議不休。

如今，古樓村內事實上並行著這兩家，希望藉著少數重要祭典活動⁽⁴⁾，以出資出力的方式，號召其屬民、男、女祭師幕僚們，來重整家族聲威的頭目。然而，他們如何與新的行政體系，另一種性質的權望相互配合，成功的運作來達到目的，則是另一個問題。一般而言，由於社會政經、宗教體系的急遽變遷，在村民的心目中，頭目地位已不似過去那樣由神權所授代代相傳、順理成章，除了在必要時依附於自己關係較近

許功名小姐爲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蒐藏研究組副研究員

* 謝辭：本文資料於田野收集時，承排灣語翻譯人柯惠譯 (Jinuai KALERADAN) 小姐鼎力相助，謹此致上最高謝忱。疏漏之處多在，敬祈各方不吝賜教。

(1) 古樓 (Kulalau) 之始祖，據 QAMULIL 家系口傳，於三十六代前自東部遷來西部，先在 Kurasa 居住，第二代才遷至 Kaulalau 創建部落和各頭目家系；民國 46 年再遷建於現在的古樓村，位於屏東縣的來義鄉。

(2) 排灣族語「家名」在本文中皆以大寫來表示，以示與人名之區分。

(3) GIRHING 世系下有三個原始頭目家系：GIRHING、QAMULIL、RADAN，以長嗣爲各家系的當然繼承人。

(4) 目前村內繼續由分屬於 GIRHING 或 TJILUVEKAN 頭目的兩位女巫師來主持的祭儀，除治病、生命禮儀之外，重要祭典有：播種結束祭、小米收穫祭、五年祭、六年祭。

之頭目派系外，村民們對於當權者頭目的身份、地位也頗有微辭。換句話說，當前得勢者未必就是該傳統部落原始頭目的正統繼承人。得入主頭目寶座、頭目地位的新把持者，與那些被時代淘汰或自動棄權、徒見頭目名聲的繼承者之間，其權位的替換關係、原因及其演變情形，必需深入於口傳歷史、系譜之調查才能得知。

TJILUVEKAN 這家如何在部落歷史發展之脈落中崛起、適時掌權，進而後來居上，與 GIRHING 這家原始頭目世系相容共生、甚至合併，而造成現在二者並駕齊趨的局面？現在古樓村之內、外凡這兩家頭目世系後代所認同的，親屬關係最近、最具聲望的頭目有那些？相對的，他們對於古樓頭目傳承地位的認知又是如何？這些問題，我們或許藉著對上述相關家系關鍵性之人物的訪查，可以見出端倪。

本文即為調查結果資料之整理與重現，重點有二：一為列舉不同系統來源的口傳神話，二為部份部落歷史之重建。後者乃綜合不同頭目家系的系譜傳承，依其時序與關係，找出影響力最深遠的事件與經過為部落整體之公共歷史。資料整理方法上特別注意因報導人陳述者的身份與立場而顯現在詮釋觀點上的歧異處。

關於部落建立、頭目權位成立及其發展、分化與變遷之經過，口傳歷史上的認知並非人人所及；再加上囿於個人的身份、地位、記憶和講述的能力，時而呈現於口傳社會中多樣化的歷史特質。

鑑於此，筆者乃走訪源自古樓，有血緣、地緣關係的重要頭目，蒐集其口傳資料整理成文。文中所採主要報導人其身份如下述：

(1)有關古樓部落 GIRHING 頭目世系的來源神話，報導人為該世系中二頭目 QAMULIL 家系中所出之 Laerep PASASAEV。

(2)有關 TJILUVEKAN 頭目世系來源神話或系譜傳承之歷史口傳，該世系的直系傳人，現在望嘉村居住者 Tjivuluan 為主要報導人。由其弟 Gilegilau，目前在村內的當權者輔陳之。

(3) GIRHING 頭目世系之後代中，包括當權者在內，古樓村 TJAQARHAN、QAMULIL 及遷至外村的 RADAN、TJURENG 各頭目家，皆提供了系譜傳承之資料，藉此，以比較方式建立起該世系在部落內頭目權位史上之興衰過程。

二、GIRHING 世系頭目之系統來源

1. 報導人 Laerep PASASAEV 之身份背景

Laerep (洪宋網市，民國 16 年生，現來義鄉鄉長洪平順之母)，其所出之父方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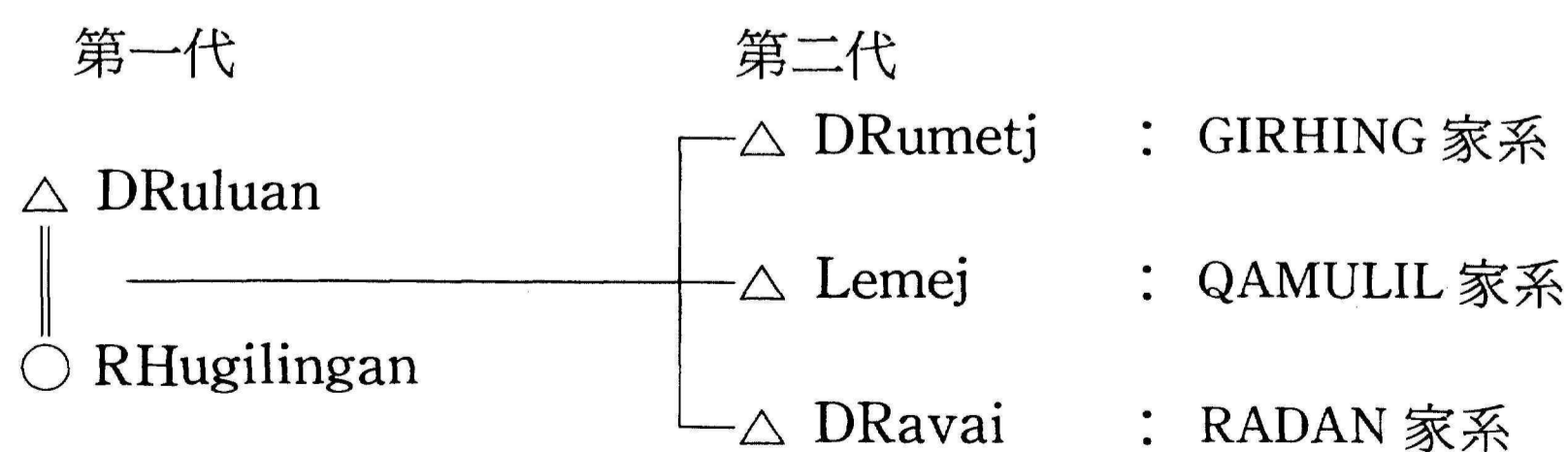
家名為 QAMULIL；但是因為她的父母都是老大，行雙繼婚，各自繼承家屋、家名和財產，其長兄繼承父方 QAMULIL 家的家產和家名；她因排行老三，二姊早死，故由她承繼母方的家名和家屋 PASASAEV，夫為招贅。

其所出父方之原家 QAMULIL 是古樓部落原始頭目世系 GIRHING 家之祖先當中，排行老二之 Lemej 所成立的家系。為傳統上繼承者（不論男女、直系長嗣繼承），同時具有二頭目（jaljal mamazangilan）及大頭目之代言人（gezipezipen）的身份和職權；故 QAMULIL 家系本來就掌有對部落來源及 GIRHING 頭目世系來源神話口傳的最佳認知及對外講述的權柄。Laerep 自信，連大頭日本家後代，現在的當權者，對此家系口傳上之認知，恐怕還有所不及。

她非常強調口傳（sasusuan、tjautsiker）是代代相傳不可任意刪改、編撰的。她回憶道：“祖母 Muakai 在講這些頭目家的故事時，我們小孩子們和父母親都在場聆聽。尤其是收穫小米、花生的時節，每個夜晚，靜靜的，大家一邊剝花生、削芋頭皮，一邊聽祖母在傳述祖先們所遺留下來的故事和事蹟。尤其趁著祭儀舉行的期間，全家聚在一起時，反覆的述說這些口傳”。“口傳的內容絕不能參考別人家的，或因好壞而擅加編述，而且，我相信兄弟姊妹之間彼此的說辭也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出入。且記憶力最好者不一定是老大。偶有所差別，可能是在於個人記得之多寡、缺失而已。”。Laerep 自述，本來若兄姊在世，按理輪不到她來對外講述家族歷史，但因年輕一輩的長侄不懂得口傳典故，遂由目前身兼二頭目、代言人及女巫師之多重身份與責任的她來代理。

QAMULIL 是古樓原始 GIRHING 頭目世系，自東部來西部 Kurasa 建屋、居住的男祖 DRuluan 和女祖 RHugilingan 所生三兄弟中的老二，Lemej 所建立的家系。三兄弟遷至 Kulalau 後分家，成為古樓部落 GIRHING 世系下三個頭目家系，分別為 GIRHING、QAMULIL 和 RADAN。自男祖 DRuluan 起，經 Laerep 之父 Kangebi (第三十四代)，至今共有三十六代。

圖一 GIRHING 世系之三個頭目家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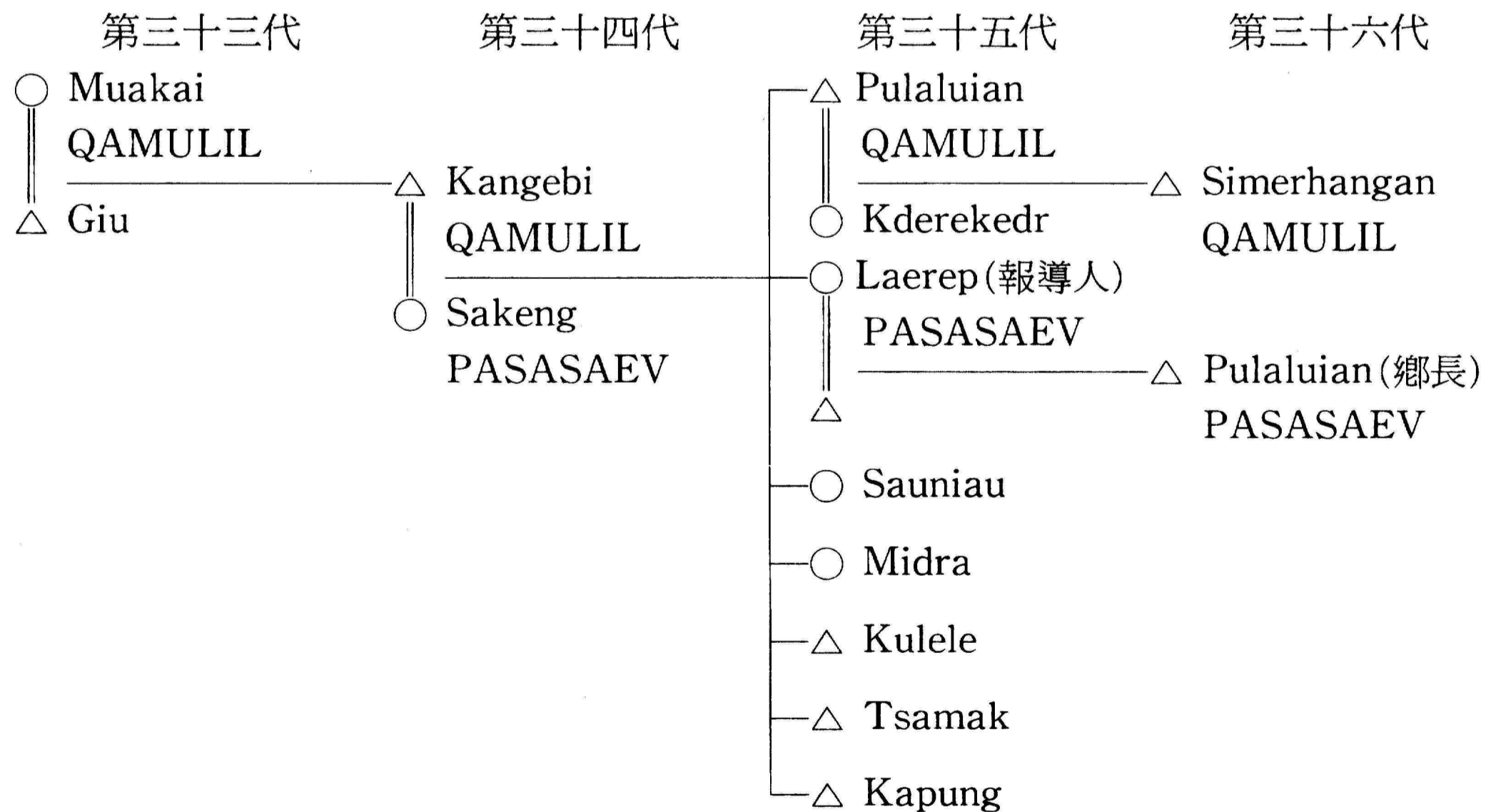
據報導人 Laerep 所述，QAMULIL 家三十六代系譜傳承上，其直系繼承者之性別、人名歷歷可數，列表如下：

表一 QAMULIL 家系三十六代直系繼承者之人名表

代別	性別	人 名	備 註
1	男	DRuluan	* 來自東部的男祖，定居 Kurasa.
2	男	Lemej	* 為到 Tuarivu 女神居處學習，把祭儀帶到人間的始祖；其建 QAMULIL 家屋和家系。此時三兄弟遷至 Kulalau (舊古樓部落) 居住，各自成立頭目家系。
3	女	Lerem	* 是女巫師 (kadaringan) 之鼻祖
4	女	Lamuritan	* 或稱 Larautan，此家系外者不可取此名
5	女	Kareverevan	* “天空涵蓋著全人間” 之意
6	男	Liaruan	* 或 Siaru
7	女	Lamuritan	* 如第四代之名
8	男	Puranengan	* 或 Purengan
9	男	Quatsudus	* “整個部落的中心人物”
10	女	Parhulangudan	
11	女	Vauval	* 祭儀經文中稱為 Tjemavauval, 或用 zangau (老籐) 代稱之
12	男	Pulaluian	* “人間頭目中最崇高的男性”
13	男	Purhuts	* 只有此家系可以取此名
14	女	Muakai	* 許多故事中女主角之名
15	男	Kareverevan	* 如第五代
16	男	Saudeng	* 二頭目地位者才可以取此名
17	男	Pulaluian	
18	女	Vauval	
19	女	Kalalu	
20	男	Qalaiup	
21	女	Muakai	
22	女	Kaudran	
23	男	Kulele	* 許多故事中男主角名
24	不詳	不詳	

25	女	Laerep	
26	男	Kareverevan	
27	男	Pulaluian	
28	女	Parhulangudan	* GIRHING 老大 Pulaluian 離村時 QAMULIL 家系當代的頭目
29	女	Kaudran	
30	男	Kareverevan	
31	男	Pulaluian	
32	女	Sauniau	
33	女	Muakai	
34	男	Kangebi	* 與現在的 GIRHING 頭目 Serep 同輩
35	男	Pulaluian	* 報導人 Laerep PASASAEV 的大哥。此時從舊部落舉村遷至平地的新古樓村。
36	男	Simerhangan	* 民國三十九年生，未婚

圖二 報導人 Laerep PASASAEV 在 QAMULIL 家系之地位系譜



2.Laerep 所述關於部落與頭目家系之起源的口傳

排灣族祖先最先到台灣的路線，是經由馬來亞到大陸雲南、再繞道菲律賓，於西部的台南登陸。之後，又遷到東部 Paqaruqaru，才建立了 Piuma⁽¹⁾，落地生根，開始創建部落⁽²⁾。後來，原祖四兄弟中之 Ngarangaru、Tauitung、kajtjang 三位留在該地，而排行老四的 DRuluan 則入贅到排灣族女繼承者 RHugilingan 家，後就遷往西部（現在 Kulalau 的方向）找尋土地，建立新部落。他（DRuluan）就是古樓村的先祖。

當 DRuluan 和妻 RHugilingan 沿東南海岸向西前進（經 Vurhavurhau）尋找土地時，無論什麼地方都已有人捷足先登，只有 Alungits 尚無人居住。於是，他們就決定先在那裡休息一夜。一不留心，踢翻了隨身攜帶的陶壺。當壺中的水注入地上時，那兒（Alungits）的土地就算被他們佔有了。

隔天他們離開 Alungits，依舊沿岸而行，這些地方仍然有人居住，他們只好又折回來，行經 Tjadravugal、Ravuravuts、DRavugal 等地，一路曲曲折折的，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處水源；汲得水後，就穿過曠野，在叢林裡艱苦的前進了。

當他們走到 Tjualivakung，從山上往下眺望一處名叫 Tjuvetsekadan 的地方時，放眼過去，覺得對面山頂上的視野似乎更好，於是，就不辭勞苦的再沿著山陵、越過河谷、山坡，來到了 Tjualisu。他們在山頭上居高臨下地遙指著 Kurasa（此名為後來的稱呼）的方向說：“那裡才是最明朗、最好的土地，是所有森林的中心點”。於是，就再繼續前進，並在到達目的地之後，將該地正式命名為 Kurasa、水源地名為 Tjnarunganan，建屋居住下來。

DRuluan 和 RHugilingan 這對神仙夫妻在 Kurasa 生下了長女 Alisu，但不幸的，剛生下就夭折了。因為這是第一次有人死亡，所以還不知道要用祭儀來埋葬。之後，DRuluan 和 RHugilingan 又陸續生下了 DRumetj、Lemej 和 Dravai 三個男孩。

三兄弟在長大成人之後，離開 Kurasa 往東部去尋找新的土地。當他們到達名為 Kulalau 的茅草叢生地時，說也奇怪的，獵狗蹲在 Tjeves 的樹洞中低吠，不肯移動了。三人皆以此為吉祥之兆，加上該處環境極佳，於是就擇地建屋，蓋了在 Kulalau 的第一個共同家屋；因狗吠聲“gemirhing”，而取名為 GIRHING。這就是 Kulalau（古樓部落）頭目系統原始家屋、家名的由來。

(1) Piuma 為排灣語音說法，此處應是指東部之「卑南」而言，與一般慣稱之 Puyuma 同；但在口傳中出現時，並不清楚其是指部落地點或是特定族群。此外，在西部排灣族的部落之一：和平村，其排灣語稱呼也是 Piuma。

(2) 此處乃忠實記錄報導人之陳述內容，對於其所述遷徙路線不加以評論。

三兄弟從此定居於 Kulalau，但其父母卻仍執意留在 Kurasa，不肯遷至新居。不久，兄弟間即因水源地取水問題鬧意見，決定分家。三人之中，由老大 DRumetj 分得了原始家屋 GIRHING，老二與老三則各自新建家屋居住。其中，老二 Lemej 之家屋名為 QAMULIL，老三之家屋名為 RADAN。是為古樓部落傳統上出自一系、血緣相同的三個頭目家系。

三兄弟中的老大 DRumetj 非常勤奮，是個有名望的獵人。他經常到處觀測、勘察土地，並刻劃樹皮為記。因此，Kulalau 附近大半的獵區皆歸 GIRHING 大頭目家所有，為三兄弟中，擁有土地最多者。而老么 DRavai 個性卻正好相反；天性懶惰、又不良於行，再加上患有先天性關節炎，所以，他只能用手指點出一小部份的土地作為狩獵區，凡靠河流平坦處，生長 lagatsai 野菜的地方歸其所有。因此，其獵區包括在長兄 DRumetj 的土地範圍內。DRavai 所建立的 RADAN 家系之後代在日本時期率眾遷往東部東高社，成為現在土坂村 RADAN 頭目家系的祖先。

話說當三兄弟所建並排的家屋蓋成之後，過了許久，不知從哪兒突然遷來了一戶窮人。據說，是 GIRHING 大頭目從路上撿回來收養的無家可歸的男孩，長大後就留在家裡幫傭。後來，因得老二 Lemej 之憐憫，同意在他家堆物處 (varevar) 旁加蓋一間小屋，為其棲身之所。這間小屋夾在 QAMULIL 家和 GIRHING 家屋中間，以接受這兩家頭目的庇護。此即古樓部落中，與 GIRHING 世系頭目系統來源無關，血緣不同的 TJILUVEKAN 世系，頭目系統之祖先的由來 (原家名 RINGETJAL)。

3.Laerep 所述關於祭儀來源的口傳

QAMULIL 家系繼承者的地位與職責在 GIRHING 世系中，傳統上就扮演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除具二頭目身份外，更具有協助大頭目替其傳達執行命令、和負責頭目與平民間及對外的溝通任務。但除此而外，更重要的一點還是該家系至今引以為傲的，其家系創始者 Lemej 與祭儀來源說法之密不可分的神聖關係，Laerep 本身也認為可能因為該家系具有祭儀的傳統，故連她在內，就一共出了十一位女巫師。祭儀來源之祖 Lemej 藉著小米梗燃燒起的煙為橋樑，與冥界 Tuarivu 的女神 DRengerh 互通音訊，往來於人神兩界之間。他從 DRengerh 處習得祭儀的方法，並將神界中的各種糧食、祭儀帶到人間來。並且，當 Lemej 和 DRengerh 兩人結為夫妻後，所生的子女都成為排灣族各地區男女巫師的鼻祖。

Laerep 所述：一日，Lemej 到森林裡取柴燒火，正巧女神 DRengerh 在晒衣服，當她看見了 Lemej 燒火的煙順著樹梢間嫵嫵而起，便好奇的前往察看。Lemej 見了女神便問她說：“妳從何處來？來此有何目的？”女神回答 Lemej 說：“是煙引我到

此。”，並反問 Lemej：“如何賴以爲生？”“人生間有什麼好處？”……Lemej 一時無法回答女神問他的話，因爲人間那時只有野生的花草和樹木，只好隨手指著身旁正開花的 lumai（燕麥）說道：“這就是我們這裡所能夠享受到的”。DRengerh 頗爲同情的道：“原來人間的好處不過如此而已。既然如此，就讓我留下一束小米梗吧！你在第三天當太陽升起時，燃燒它，乘著煙來找我，我會在往 Tuarivu 的休息站等你”。

DRengerh 女神果真迎 Lemej 到她的居處。她覺得人世間可以享用的東西實在太少了，於是，就用豬骨碎片放在桑葉上作成兩份祭品，要 Lemej 拿回去。女神並指示說：祭品一份放在房子的東側，一份放在西側。Lemej 回來後便遵照其指示將祭品放好。直到第二天再去察看時，赫然發現這兩份祭品竟然都已化成活生生的公豬和母豬。此乃人間以豬骨獻祭，化生爲豬隻的起源。

第二次，Lemej 又同樣地燃起小米梗到 Tuariuvu 的 Rarivuan 去。DRengerh 女神這次向他逐一的介紹所有作物的種類，包括了可以混合著播種的 draruping（人間稱爲 vasa，芋頭）、uanana（vagu，小米）、maqau（juris，紅鞠）和 sened（puk，樹豆）。DRengerh 交待 Lemej 把這些種子帶回人間播種，以免去人間有饑餓之虞，並指示 Lemej 到 Patjurik 神仙處，取四季都可播種的 painama（ulasi，地瓜），因爲這種作物是她所缺少的。Lemej 回來之後，依女神傳授的方法將小米種在屋簷下，奇怪的是：那時候煮小米只要幾粒，就夠全部的人裹腹了。

又有一次，DRengerh 邀 Lemej 到 Tuarivu 去觀看昇立巫婆的禮儀（siringatsan）。禮儀中最重要的是昏厥禮（ki ringats），其過程是：被昇立爲女巫者繞著成堆的籐籃在地上爬跌五圈，驟然被神附身，暈倒在地；此時，神珠（女巫作祭用的巫珠）降下，在旁的女巫們立刻將她抬到廚房邊休息。禮儀完畢之後，在現場殺豬；一隻小的供觀禮人士供饗，另一隻大的則爲分贈給所有大頭目、村民們的禮肉。

Lemej 也去 Tuarivu 觀看學習頭目結婚的禮儀程序。當太陽升起時，準備將新娘揹到新郎家去；新娘哭著、掙扎著反抗，但仍強行的被揹離家屋。於離開的瞬間，屋頂上突鳴槍響三聲，同時刺殺一頭以有繡織巾覆蓋的小豬，獻祭太陽神。頃刻間，槍響、豬嚎、哭聲雜遝，亂哄哄的鬧成一片。新娘出得家屋之後，伴娘、伴郎、抬著木杵的男人、揮灑木匙、糖果、禮物的女人以及所有送行的親戚村民們，跟在被揹著的新娘和新郎後方，一路唱著結婚的歌曲。新人們先在家屋的前庭繞五圈，女巫們也緊隨其後，唸經祈求天上的祖神接納、造福這對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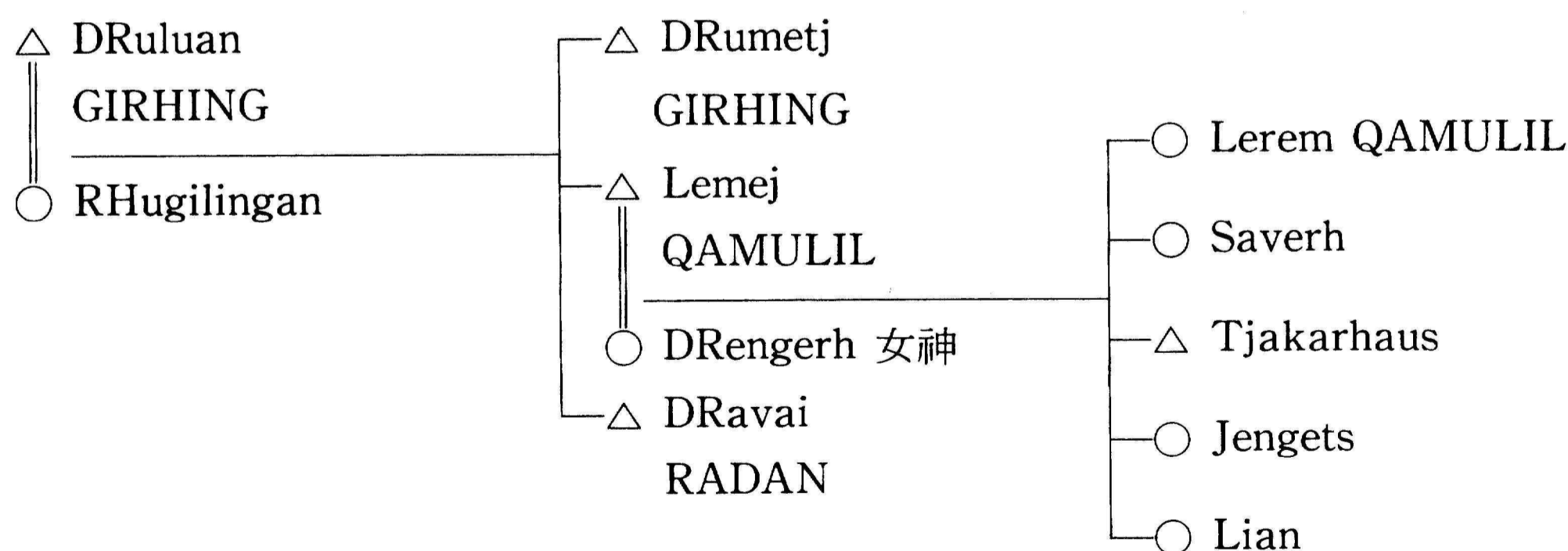
後來，女神 DRengerh 對 Lemej 說：“我已經把種植五穀糧食的方法都教給你了。至於，祭儀所化生的豬隻是爲設立部落插標處祭壇（tsineketsekan）、繫綁部落土

地祭壇 (qajai) 和穩固部落的村塾祭壇 (tsangel)，向祖先獻祭祈求時當祭品用的。除此之外，人間必需定期的為五穀、獵物及部落全體의 平安幸福舉行綜合性的大祭典，藉著祭典的機會，把所有在我處習得的禮儀規範合併起來，行於祭儀之中，以懇求造物主的恩賜。當 leveleveqan 祭典舉行的時候，也正是你我；人、神固定聚合，互相溝通的時候。以上我所教給你的事情和祭儀方式，都是專為人間謀取福利而設的，你務必牢記在心。”

DRengerh 接著又向 Lemej 表示說：“既然造物主指派你來，要我將所有關懷世間的事都交給你去執行。那麼，我們可以生下許多子女，讓他們長大後到各地去傳授造物主指示的祭儀方法”。說著，就用月桃蓆將 Lemej 一起捲入，兩人很自然的就結為夫妻，共生下四女一男。當他們的子女長大後，即依女神之意：由 Lemej 帶他們回到人間分散各處去傳授祭儀的方法。

子女中，老大 Lerem 留在古樓本部執行祭儀，是所有女巫師的鼻祖；老二 Saverh 則到 Pailus (白鷺) 部落一帶去傳授祭儀的方式。老三 Tjekarhaus 是唯一的男孩，為所有男巫師的鼻祖；由於地位崇高，所以與神聖的大武山同名，並以其名作為五年祭時主祭投球男巫師的稱呼。老四 Jengets 到東部 Tjarhidrik (大谷) 部落去傳授祭儀，是東部排灣族地區祭儀與巫術的創始者。老么 Lian 是女巫師的助理，專門執行為清涼、潔淨、滋潤土地而作的潑水禮儀 (lemaleger)。她到鄰近 Tjalakavus (來義) 部落去傳授祭儀，是來義一帶祭儀的創始者。

圖三 GIRHING 世系中 QAMULIL 家系祭儀傳統之由來



三、TJILUVEKAN 世系頭目之系統來源

1. 報導人 Tjivuruan TJILUVEKAN 之身份背景

報導 Tjivuruan (羅安道) 是 TJILUVEKAN 頭目世系的直系繼承者，他在遷村 (民國四十六年) 前不久就因實際利益的考慮因素，入贅至其妻所繼承的 Vungarid (望嘉) 部落居住。當時，因為古樓遷村已成定局，而政府規劃中每家所分配到的田地或建地、造林地等面積都很小；但其妻所繼承的家產卻很多，加上靠近平地，所以他毅然捨棄在古樓的權益，交予其弟 Gilegilau 繼承之，只帶走了所有家產中的一些琉璃珠 (gata) 和一把銅刀 (rhagaman)。

由於是經過正式的權位讓渡儀式，其弟 Gilegilau 順理成章的成為 TJILUVEKAN 頭目世系遷至新村後的當權者。這家目前的經濟條件十分優異⁽¹⁾，是古樓村唯一能與 GIRHING 世系在頭目權勢、地位、聲望上，一爭長短的頭目系統。Gilegilau 的妻子 Muakai 原是來自來義部落的女頭目，夫妻二人遵守傳統習俗、禮規，禮遇所屬之女巫、祭師，在重要祭典時不遺餘力、殺豬宴客，想與 GIRHING 頭目家爭權較勁，鞏固其聲望。

入贅他村後遷至望嘉的 Tjivuruan 所瞭解的口傳內容勝過其弟 (新村的當權者)，其所述之 TJILUVEKAN 家頭目系統來源的神話，相較於 GIRHING 衍然自成一系。值得注意的是：神話中內容或許完全不同，但他們的始祖中都包括了後代信仰中所崇拜的祭儀來源之始祖：Lemej。而且，事實上，除了歷代祖先之外，古樓兩大頭目系統於祭儀經文中所祈祝的神祇並無不同；當整個部落性祭儀施行時，也都由各家的祖靈屋開始舉行家祭，之後再展衍至部落性祭壇之祭祀，兩家於祭儀過程中相輔相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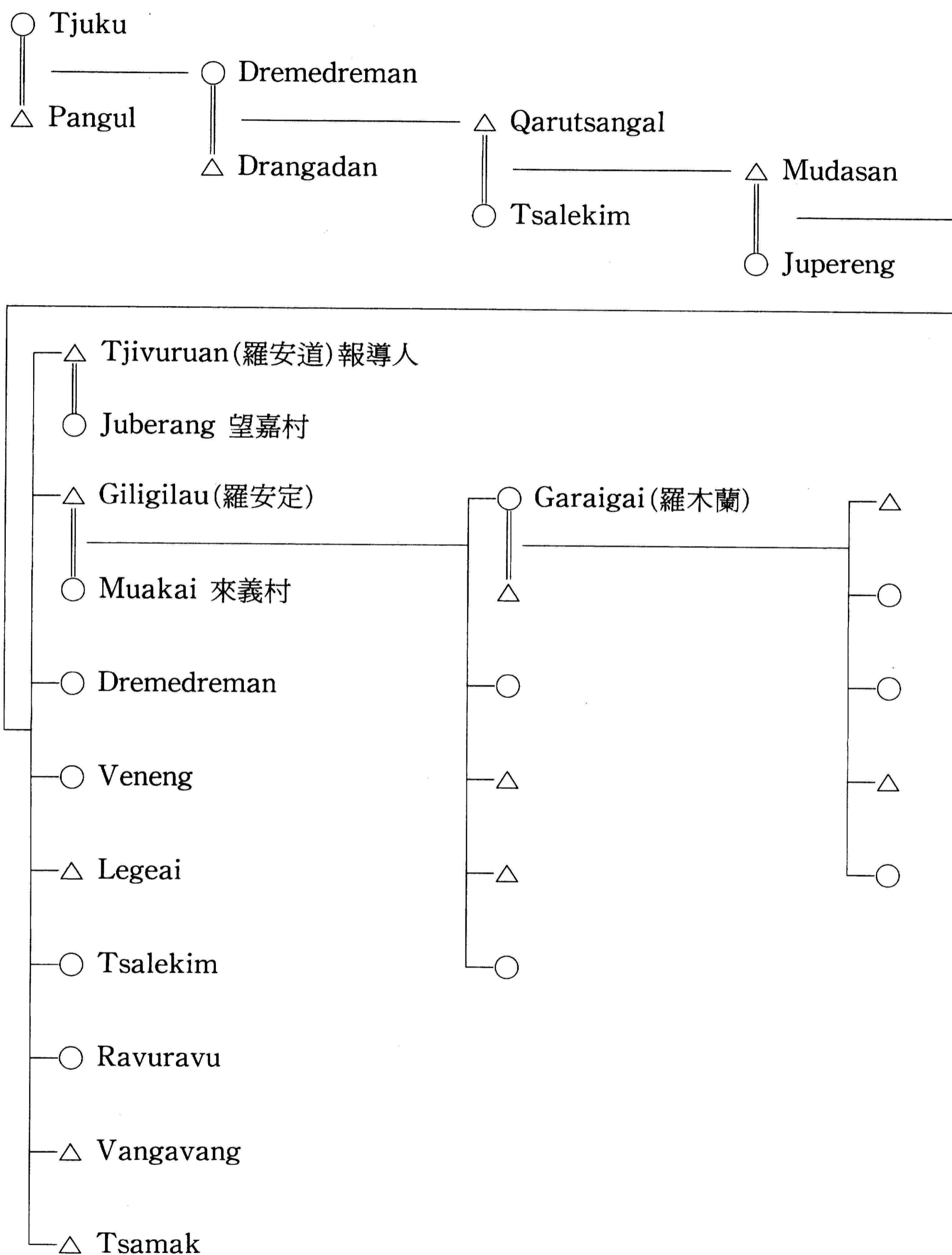
2. Tjivuruan 所述 TJILUVEKAN 頭目世系來源之口傳

口傳(一)：從前在 Tjakarhaus (大武山) 山上有一個泥團；有一次，一隻狗對著這個泥團汪汪叫，和在旁邊的一隻貓起了爭執，於是，貓就用爪子把泥團抓破；結果，從破的泥團中先後出現了兩個人；即 Pariguan 和 Lemej。

這兩個 TJILUVEKAN 家的祖先，之後遷往一較低平的地方，名為 Varikarh，位於原始 Amauan 部落的上方。於是，兩人在那兒建屋，取家名為 KAZANGILAN。Lemej 即以此處作為他在西部傳授祭儀的地點，以蛇木插標為記；然後，前往 Paletji、Kaviangan (佳平)、Tjaralavus (來義)、及 Kulalau (古樓) 東部一帶，傳授用小米梗燃燒起煙召神作祭的方法。

(1) 因 Gilegilau 的長女 Garaigai (羅木蘭，民國 42 年生，為繼承者) 在保險公司工作，不時以優厚的財力支持父母舉行村內的傳統祭典活動。

圖四 TJILUVEKAN 世系報導人 Tjivuluan 之系譜



很久以後，Lemej 和 Pariguan 兩人在佳蘭再度會合，卻因一言不合打起來了；Lemej 以木柴為屏障，Pariguan 躲在石頭後面，兩人相互射擊，在不能分出勝負的情況下，終於放下弓箭合談；這時，才訝然的發現兩人都已白髮蒼蒼了。於是，Lemej 問 Pariguan：“總共佔有了多少的土地？”Pariguan 回答說：“我只在東部逍遙偷懶渡日。”Lemej 聽後便說：“我走遍了西部地帶，已擁有了整個西部的土地。”最後，Lemej 決定回到過去曾逗留過，一處經常刮捲風的地方，也就是 Kulalau（古樓）。

兄弟倆分手之後，Lemej 就回到古樓，卻發現從 Kurasa 遷來的 GIRHING 家已居住在該處。GIRHING 家就對 Lemej 說：“你把這棵 tareng（杉木）樹砍下來，樹倒下來長度到哪，你的土地也就到那！”Lemej 便依言將杉木樹砍下；樹倒下時，覆著的面積正好到 KULIATSAN 家門口。不過，當晚，聰明的 Lemej 將所有的杉木樹枝撿來，分別放至各處；以示凡有枝葉的地方，即歸他所有。

之後，Lemej 結婚生下一子，由於他本身是 Tjakarhaus 山上泥團破裂生出的，所以便將其子取名為 Tjakarhaus。Tjakarhaus 非常的特殊；人們有時看不到他，據說因為他經常到冥界（或神界 makarizeng）去學習唸經文和作祭儀的方法，因此他五年在神界生活，五年在人間；他到人間時，即將神界所學傳授給人們。Tjakarhaus 的後代中，有一名叫 Tsail 的女子，是 TJILUVEKAN 世系內極負盛名的女祖先。

口傳(二)：TJILUVEKAN 家的女祖 Tsail 與一條百步蛇成為戀人，平常人眼中可怕的百步蛇，在她眼底，卻是個俊美的男子。話說一回，從最大的陶甕（reredan）中，突然出現了一個比雞蛋還要大的蛇蛋，並有一條蛇盤繞在甕上。白天裡，太陽光透過天窗照射在蛋上面，蛋就一天天大起來；到了第十個月，竟孵出了一條百步蛇（vurung）。Tsail 認為這是個可愛的男孩，於是，就將之命名為 Pulaluian。後來，百步蛇想和 Tsail 結婚，便帶了一大群的百步蛇前來求婚，這些百步蛇蟠得樹上、樹下到處都是，還有許多珠子和禮品。在 Tsail 的想像中，Pulaluian 一定來自相當大的部落；所以，就以酒和檳榔熱情的款待他們。

當 Tsail 離開部落，將被迎娶去 Pulaluian 家之前，她依依不捨的交待家人說：“我就要和我的丈夫走了，當我撐的黃傘漸漸沉下，直到看不見時，就表示：我已經到夫家了。”說著，正要離村去時，突然飛來了一片雲彩把她帶走了；此後，Tsail 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人們認為她去了神的地方，於是，不再用她的名字來給後代取名。

四、GIRHING 和 TJILUVEKAN 兩大頭目世系權位之承繼

1. 古樓村內 GIRHING 頭目世系權位的承繼與移轉過程

由第二章，報導人 Laerep 所述之 GIRHING 來源神話中，可知 GIRHING 系統的始祖：GIRHING、QAMULIL、RADAN 三兄弟，分別為古樓部落三個頭目家系的創始者。其中，老大 GIRHING 家直系繼承者，是部落傳統上權位最高的總頭目，部落的土地、獵區皆歸其名下，另外的兩個支系 QAMULIL 和 RADAN 則各自承繼著傳統上特殊的權責和地位。然而，現在三個原始頭目家系中，只有 QAMULIL 家的直系傳人仍在村內，其他兩家的直系（GIRHING 和 RADAN）則在數代（日據時期或更早）之前，就已遷到外地去了；是以辨識目前各家系的承繼與權位移轉狀況，只能由系譜的傳承入手。

(1) GIRHING 與 TJAQARHAN、TJURENG、新 GIRHING 各家間之關係：口傳中，引起古樓 GIRHING 世系承繼最大變革的，當以日本人尚未到古樓部落之前，因鄰近異族 Piuma 之侵擾而起的歷史事件為最；“很久以前，在日本人還沒有到古樓的時候；有一次，Piuma 人到古樓來，不知爲了何事要找 GIRHING 家大頭目，但不巧的，大頭目 Pulaluian 剛好外出打獵，Piuma 人等得不耐煩了，就放了一把火，把 GIRHING 的家屋燒成了灰燼。等 Pulaluian 回來，看到自己的房子被燒得滿目蒼痍，不禁悲憤交感；爲什麼部落的人，沒有替他好好的禦守？連大頭目的房子都讓外來的人給燒了，真是沒面子；Pulaluian 心緒不平地抓起廚房爐灶中的白灰和地上的一把泥土，發誓永遠離開自己生長的部落，遷到 Tjakuvukuvul（內文社）去投靠親戚（另一說法是入贅）。”

正因 Pulaluian 走時心懷怨恨，並未移交大頭目之職掌給其弟妹。所以，出走之舉就被批評爲：毫不眷顧子民；而部落中的人民也認爲 Pulaluian 棄子民而去的作法，有損大頭目尊嚴。這段歷史，一直成爲另一頭目系統 TJILUVEKAN 的後代及屬民抨擊、渲染的材料；他們說：GIRHING 大頭目的祖先 Pulaluian 棄部落屬民出走時，還故意損壞沿途部落人民的作物，誓與部落人民斷絕關係……等。

此發生在大頭目 GIRHING 家系直系傳人身上的出走事件，造成了該世系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也因而給了另一個 TJILUVEKAN 頭目世系有機可乘之機會。直至現在，GIRHING 頭目當權者及其世系下的各家系繼位者仍然牢記：現在在獅子鄉和平村，家名 TJURENG 的 Lebau，才是當年離村遷至內文社的祖先 Pulaluian 之直系後

代。論血緣關係上，她才是 GIRHING 世系正統的大頭目。

有趣的是古樓 GIRHING 的大頭目當權者 Serep，與和平村 TJURENG 家的 Lebau 兩人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Serep 比 Lebau 大四歲）。而且 Serep 曾爲了鞏固自身在古樓爭取來的頭目權位（正名的問題），邀請 Lebau 出面到古樓來參加親戚們的集會，藉以安撫 Pulaluian 在村內按系譜排行的另一繼承者：TJAQARHAN 家（亦出自 GIRHING 系統）。私底下，古樓村大多數居民對目前當權者 Serep 擅自恢復、取用部落傳統中大頭目家名 GIRHING 一事，深表不滿；他們認爲原家名應是 TJURENG 的 Serep 當權，只是遷村後近幾年間的事，所以，在背後乃以“新 GIRHING”戲稱之。事實上，若從系譜求證，則上述日據時代就在古樓當權的 TJAQARHAN 家，比較適合繼用 GIRHING 這個原始大頭目的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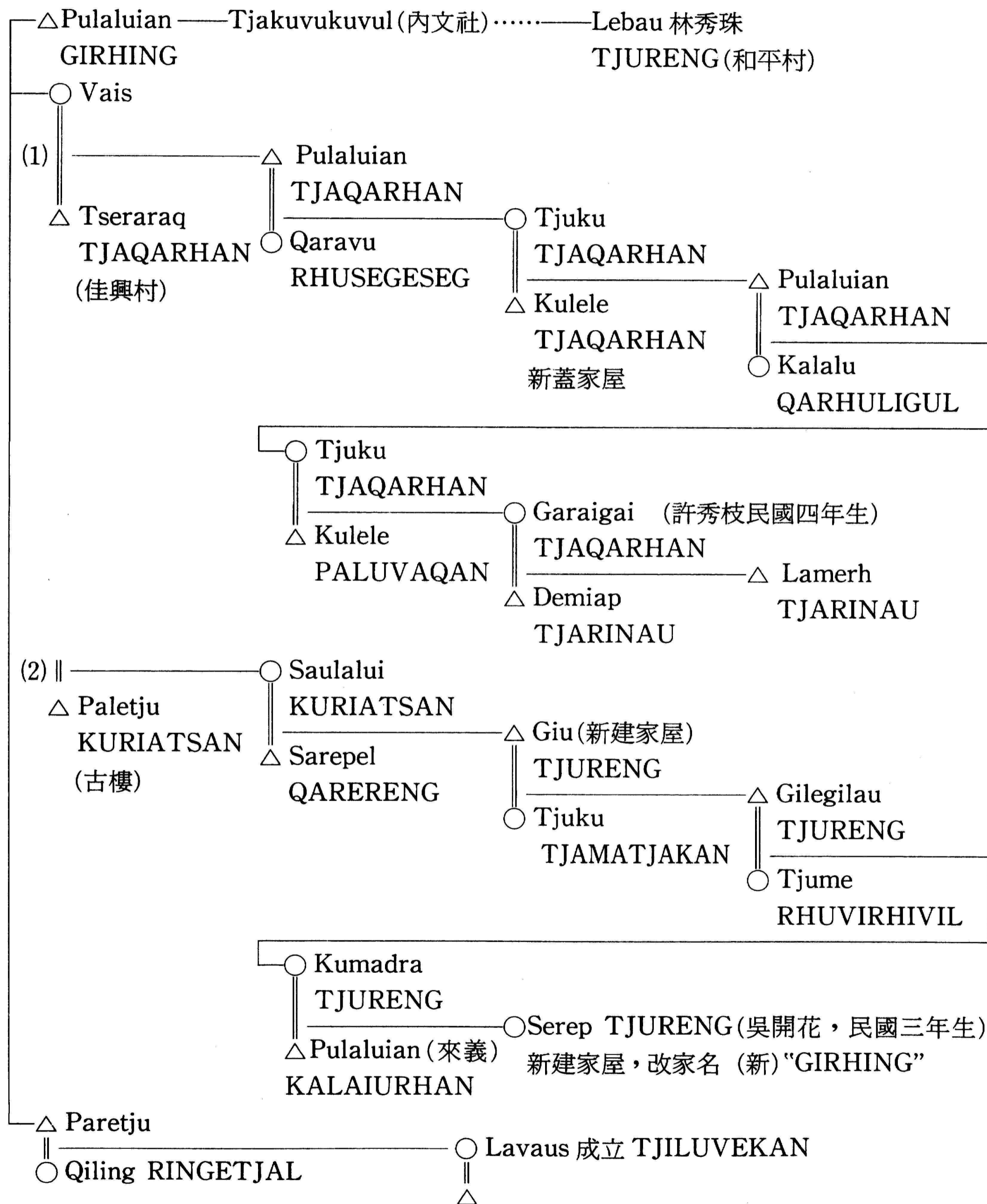
其實 GIRHING 頭目系統的祭儀，從日據時代末期至遷村後的十幾年間，前三次的五年祭（即民國六十五年以前）都由一位口碑極佳的女頭目 Tjuku 執掌。Tjuku 乃是 TJAQARHAN 家的頭目，是按排行順位繼承法中，公認之 GIRHING 頭目系統在部落內的接替者；非常固守傳統。但 Tjuku 過逝之後，其長女 Garaigai 兩度婚姻嫁的丈夫，皆不善祭儀之事（第二任丈夫是外省人），且經濟狀況不佳，而當時因剛遷村需舉行許多祭儀，來作遷移部落祭壇、殺豬問卜之事；情急之下，正好另一亦源自 GIRHING 系統的親戚 TJURENG 家的 Serep 自告奮勇，願提供祭儀所需代行祭儀，於是，Garaigai 便將祭儀之事委託給 Serep。此後，Serep 把部落的祭壇設在其家屋內，以原始大頭目家名 GIRHING 來命名新建好之家屋，儼然取代了 TJAQARHAN 家先前傳統頭目的權位。

現從系譜上查證：當權者 Serep（原家名 TJURENG）的新 GIRHING 和 Pulaluian 妹後代的 TJAQARHAN 家，二者在系譜上的排行地位究竟孰高？孰低？如此或許有助於解決目前權位正名的爭端。

TJURENG 和 TJAQARHAN 這兩家在系譜上的來源、地位如下：

GIRHING 大頭目直系繼承者 Pulaluian 離村後，有一次，妹 Vais 因 Pulaluian 久病故前往內文探視；於回程時路經 Tjuvutsekadan（佳興）部落，而與當地頭目 TJAQARHAN 家的 Tseraraq 結識並結婚，之後生下一子，取名爲 Pulaluian，隨即離婚，然後回古樓；之後，又與古樓 KURIATSAN 家的 Paletju 再結婚。Vais 第一次在佳興結婚所生之子 Pulaluian 的女兒 Tjuku（即第三代），與古樓 Kulele 結婚後，回古樓，新蓋一屋，回復原家名 TJAQARHAN。而 Vais 第二次結婚生 Saulalui。Saulalui 之後代 Giu 又至古樓的 DRamadri 區蓋了新屋，並取新家屋名 TJURENG，即爲現 GIRHING 頭目當權者（新 GIRHING）Serep 之母方家名。

圖五 GIRHING 大頭目 Pulaluian 離村後，其弟妹之後代所成立的 TJAQARHAN、TJURENG 家與新 GIRHING、TJILUVEKAN 家之間的關係系譜



由圖五(見上頁)所示系譜關係,可知 TJURENG 和 TJAQARHAN 兩家都是 GIRHING 系統的頭目,是 Pulaluian 離村後,其妹 Vais 前後兩次婚之後代所建立的家名。TJAQARHAN 家的權位,在舊古樓時期高於 TJURENG 家;但 TJURENG 卻後來居上超越了 TJAQARHAN 家。

現在 GIRHING 家當權者 Serep 的母親 Kumadra 與父親 Pulaluian 皆為長嗣,父 Pulaluian 為來義部落 KALAIURHAN 家的頭目;因此,她小時候大半時間都在來義村渡過,第一次婚,也是和來義部落 RHUVANIAU 大頭目家的 Qarhutsangal (第二次婚) 結婚;兩人婚後無子,離異。據此推算,Serep 與來義部落箕模人系統 RHUVANIAU 大頭目家系的繼承者 Tjivuruan (高武安),也有過前後輩的姻親關係:Serep 曾經是 Tjivuruan 的繼母。過去,頭目間離婚、再婚、或通婚的機率相當高;所以,現在各頭目家系間的關係,若從系譜上觀察,往往可上溯至幾代前同母異父、同父異母之血親或姻親關係。例如,目前 GIRHING 系統當權的 Serep TJURENG (後改家名為 GIRHING) 和 Garaigai TJAQARHAN (原是古樓 GIRHING 權位繼承者),在五代前曾是同母異父的關係。來義 Tjivuruan 和古樓另一當權的頭目系統 TJILUVEKAN 家的 Gilegilau (羅安定),於兩代之前也曾是同父異母的親戚關係。(見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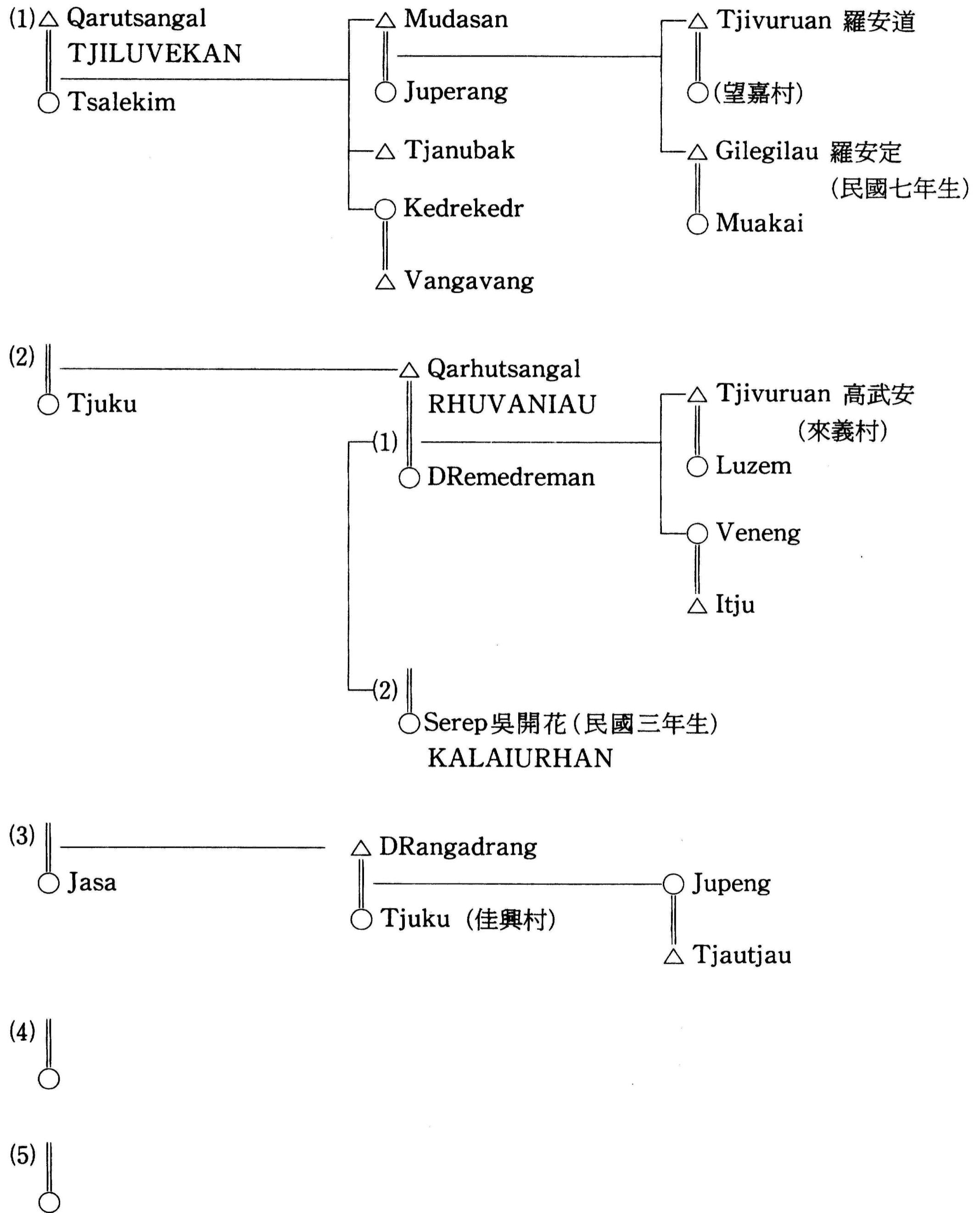
(2) GIRHING 與 QAMULIL 家系間之關係:前言所述,GIRHING 世系始祖三兄弟所創立的三個頭目家系中,老二 QAMULIL 家系的直系繼承者是唯一繼續留在村內,保存傳統權位者。另外老大 GIRHING 之直系遷至內文社(現移至和平村);老三 RADAN 家系之繼承者,也已移往東部達仁鄉的土坂村。QAMULIL 家的 Laerep (本文主要報導人之一) 現在代理二頭目及代言人的職務(因其直系不懂得傳統禮儀典故)。Laerep 本身亦是 GIRHING 大頭目家系專屬之女巫師,與其夫 Lemerh TJAKIVARIT 之大姊 Muakai, TJILUVEKAN 家專職之女巫師;二者在村落大小祭儀上合作無間。只因分屬於不同頭目之系統,故仍無法避免時因立場不同有誤會的現象發生。

2. TJILUVEKAN 世系頭目權位的成立與擴張

TJILUVEKAN 家(原家名 RINGETJAL) 與 GIRHING 世系之間,在口傳之來源神話方面,為截然不同的兩個系統時而相互評擊;不過基本上對於 GIRHING 是先他們而成立存在的頭目系統這一點,TJILUVEKAN 卻給予相當程度的認同⁽¹⁾。但該世系來源神話中,除了大武山上泥團誕生祭儀之始祖 Pariquan 和 Lemej,以及女祖 Tsail 和

(1) 目前 TJILUVEKAN 與新 GIRHING 之權位爭議,乃是前者強調古樓部落原始的 GIRHING 頭目系統之大頭目位置已經在若干代前不名譽出走時棄權了;反之由原附屬於其下的 TJILUVEKAN 家系頭目適時的接任。

圖六 TJILUVEKAN 與來義部落 RHUVANIAU 頭目家的系譜關係表



百步蛇成婚的兩則故事之外，並無法詳列出歷代系譜傳承的祖先名，更不用說是像 GIRHING 世系下 QAMULIL 家系三十六代祖先名之一般了；因此，他們永被 GIRHING 系統衛道人士所譏諷、嘲笑，說：“在古樓，一向連八十歲以上的老人都不知道 TJILUVEKAN 這家是怎麼來的，更甭提他們能將祖先名說清楚了！”

據口傳來判斷，TJILUVEKAN 頭目權勢的興起較 GIRHING 為晚，且由偶發事件造成；這些事件按時間先後順序，依次為：(1) GIRHING 家直系繼承者 Pulaluian 棄村，投奔內文社親戚。(2) 近代 TJILUVEKAN 與 RADAN 家系聯婚，合併了兩家的權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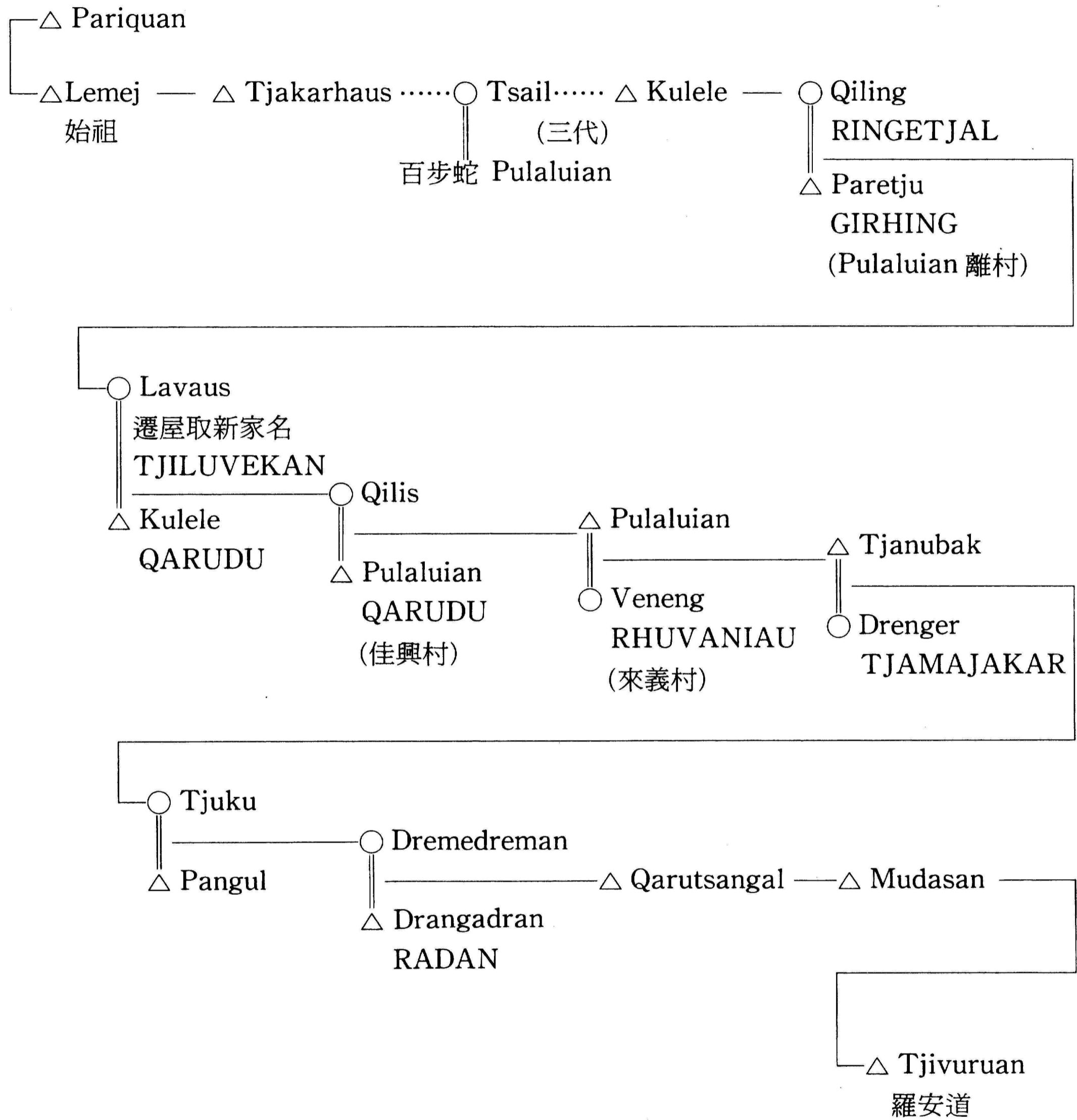
(此將於論及 RADAN 家系時，再加詳述)

話說從頭，約在八代之前，GIRHING 家系中兄妹三人 Pulaluian、Vais、Paretju。老大 Pulaluian，GIRHING 家系之直系繼承人離村出走後，妹 Vais 嫁到佳興，而其弟 Paretju 則按排灣族傳統：非長嗣者選擇其他家系中擁有繼承權之長嗣結婚的慣例，入贅當時村內頗具聲望的 RINGETJAL 家（此為 TJILUVEKAN 於當代的家名），和該家系之女繼承人 Qiling 結婚。在因村民無法保護其家屋 Pulaluian 忿而棄村的狀況下，排行老二的 Vais 就必需擔負起大頭目的職責，不過因她已嫁至他村，並且因祭儀時分配豬、獵肉之 vadis 的禮儀，習俗上需由男子負責；所以，其弟 Paretju 和妻 Qiling 需挑起責任，代姊處理部落中屬於 GIRHING 大頭目的一切事宜。故正因 GIRHING 大頭目家分配祭儀時 vadis 的職責，從此由 Paretju 全權來負責，且 Paretju 又已入贅 RINGETJAL；常此以往，當然就由 RINGETJAL 家來暫代 GIRHING 家的一切職責，竟也約定俗成持續了好幾個世代。

但 Paretju 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不喜歡住在 RINGETJAL 家屋。所以，在被燒掉的 GIRHING 家屋旁，堆積雜物的一角（即 GIRHING 系統口傳上，部落創立時期，被大頭目收留的 TJILUVEKAN 祖先最早之容身處），復建一新家屋，取了新家名爲 TJILUVEKAN。此爲 TJILUVEKAN 家名的來源以及其因 GIRHING 家直系繼承人棄村而反之勢力大興的史實。TJILUVEKAN 新建家屋之後，原 RINGETJAL 的家屋，就成爲專供 TJILUVEKAN 家系祭祀用的祭屋（或稱祖靈屋），RINGETJAL 這個家名，自此後也沒有再被使用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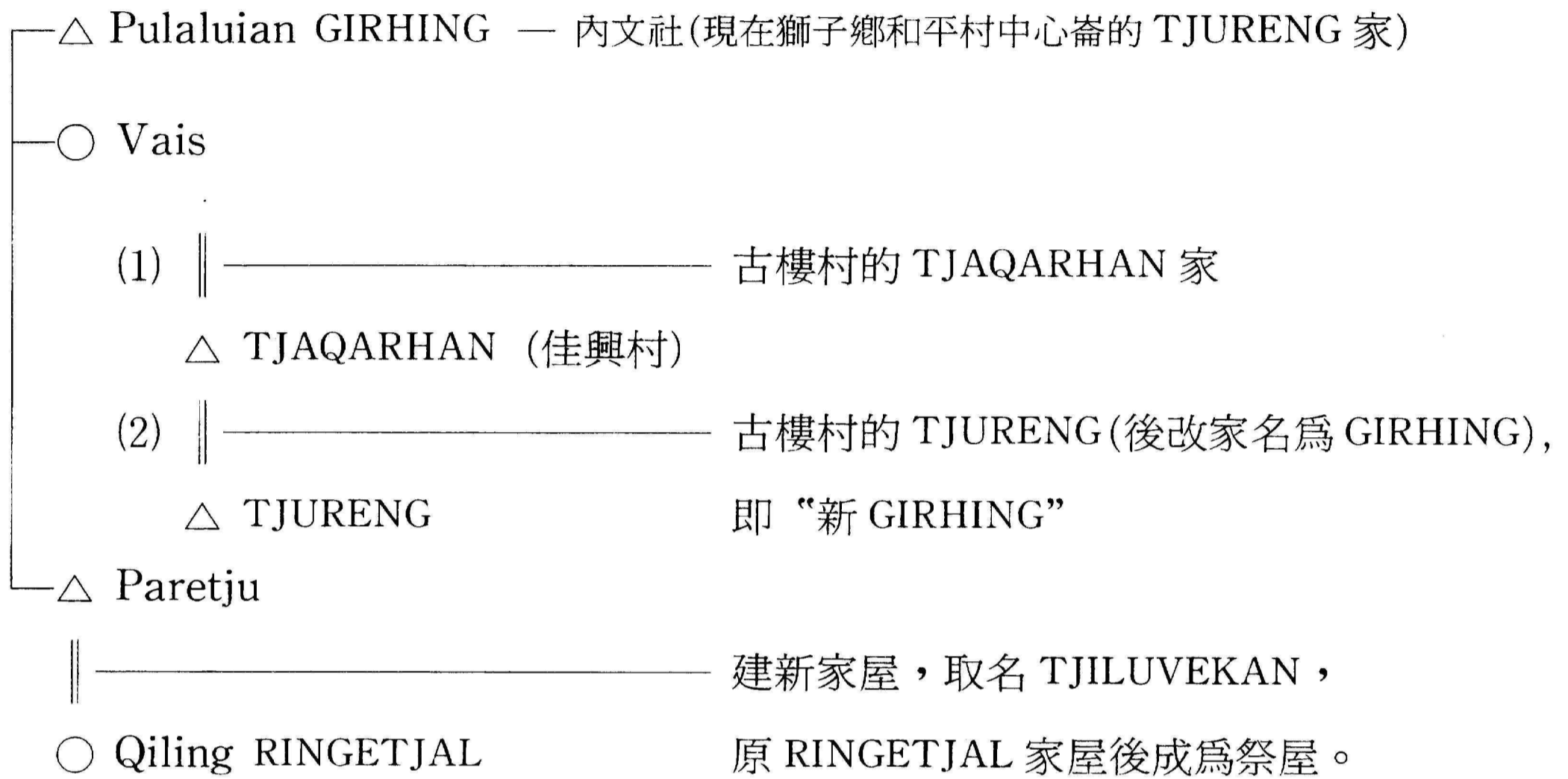
GIRHING 家屋被焚，大頭目出走，祭儀權責旁貸，使得 RINGETJAL (TJILUVEKAN) 頭目家伺機而起；怪不得後代有傳言說道 TJILUVEKAN 乃是因婚姻關係而爲 GIRHING 所立的頭目 (riningetjal a mamazangilan)，與 GIRHING 頭目世系並無出自共同血統的來源關係。實際上，自 Pulaluian 出走後，GIRHING 家名、家屋的直系傳承，也就中斷了；雖然 Vais 後來也回村重建了焚毀的家屋，然其專供祭祀之用。

圖七 TJILUVEKAN 家系傳承之系譜表



(TJILUVEKAN、RADAN 兩家權益合併)

圖八 GIRHING 大頭目家系與 TJURENG、TJAQARHAN、新 GIRHING 及 TJILUVEKAN 家的關係



GIRHING 大頭目家系之家名及地位得以恢復、合併，則是五代之後遷至新古樓村，Serep 當權時成立“新 GIRHING”家之後。然在此之前漫長的百餘年間，部落內 GIRHING 家系大頭目之正式名位一直虛懸著；因此之故而演變成 GIRHING 大頭目直系繼承人 (Pulaluian) 弟妹的後代，如：TJAQARHAN、TJURENG 和 TJLUVÉKAN 這幾個家彼間權位的平行發展、交替及競爭的局面。總之，現在，從有限的口述歷史資料中，雖已無法重建這段時間內，各頭目家系實權或地位的轉換細部過程，或具體而微來追述其原因；但以上則是我們試圖從這些頭目家家名的產生和交替，來描繪出的部落的這段共同歷史。(見圖八)

據 TJLUVÉKAN 家系目前當權的繼承者羅安定的說法，認為：乃父 Mudasan 極盛時期，連古樓本地在內，共有十八社⁽¹⁾歸其所屬；和他們有關連的部落非常多，每逢古樓祭儀節日時，邀各社頭目前來；備酒肉，向這十八社祖先稟告、獻祭。然對以上十八社之說，有人卻認為太過誇大其辭；羅安定之兄羅安道即澄清說，當時可能歸該家系所屬的部落，頂多只有七個社，一味的將與其有關係的頭目及部落納入自己家系權屬下，實屬狂妄。

據推測 TJLUVÉKAN 家系真正得勢是在日據時代。他們跋扈的作風，村民們至今仍難忘懷；有的說所有頭目當中，只有 TJLUVÉKAN 會親自到平民家或田中，強行徵納稅，取走糧作。他們曾因徵稅的問題，與 TJURENG 頭目家發生糾紛，留給部落人們不好的印象。日據末期 TJLUVÉKAN 與 RADAN 家復得以合併，後來聲勢倍興；再說，遷至新古樓後，由於新古樓地區的土地原為 Tsalasiu (丹林) 部落頭目 LIVANGER-AU 所有，而該家又與 TJLUVÉKAN 家有通婚的關係，加上羅安定妻為來自來義的頭目，所以，TJLUVÉKAN 家的勢力到了新古樓，當然就奠定得更加穩固了。其勢力足以與新 GIRHING 家抗衡，兩家一起舉行新村中所有重要的祭儀。於是，古樓 GIRHING 系統具有共同血源關係的頭目家系中，除了 QAMULIL 家仍繼續替“新 GIRHING”服務之外；其他如：TJAQARHAN、RADAN 家……等，都已陸續在遷村和急劇社會變遷的影響下，退出了古樓各家頭目權勢抗爭的舞台。

3. GIRHING 世系中已移住他村但仍具聲望的 TJURENG 和 RADAN 頭目家的口傳

(1) 和平村 TJURENG 家的來源口傳 (報導人：Lebau TJURENG)

古樓人所推崇的 GIRHING 大頭目家的直系後代 Lebau TJURENG (林秀珠，民國七年生)，原是創建部落三兄弟中，老大 DRumetj 之直系血統；但其所知道之家系

(1) 社名如下：Kulalau、Tjalakavus、Tjuaqau、Kaviangan、Puletji、Tjukuvul、Amauan、Paqaruqaru、Jumul、Rhapagitj、Mapaludr、Vavikarh、Vungarid、Tjuvetsekadan、DRarekedrek、Kuabarh、Putsunuq、Pailus。

來源的口傳，與前章所述之古樓系統的口傳，在內容上大有出入。

Lebau 三十歲左右，Tjakuvukuvul (內文社) 部落遷至和平村現址。其 TJURENG 家中的老大 DRangadran，於大女兒 Natseku 生下不久後去世；老二 Saunia 嫁去 Pungelulan 部落。父親 Pulaluian 去世時，因長兄的大女兒 Natseku 尚年幼不懂傳統禮儀，故由從小追隨父親的老三 Lebau，負起執行頭目職責和部落祭儀的任務。Lebau 可說是該家系中，最有能力、德高望重的長者；她任過村長、鄉代表等職位，在地方上，享有極高的政治威望；因此，就連古樓的頭目 Serep，對她也要禮讓三分。

奇怪的是根據 Lebau 所述，其家系來源與數代前離村而去的大頭目 Pulaluian GIRHING 似乎絲毫沒有關係，而且，她這方面的口傳內容，也未涉及內文社祖先中有與來自古樓頭目通婚一事。其家系口傳乃強調源自佳平，人的創生和遷徙的神話故事，內容略如下述：

“ TJURENG 家系發源於 kaviangan (佳平) 部落。該處有間小房子，屋內立一石柱，柱後有兩個太陽所生的蛋，從中孵出一男一女，兩人結為夫妻，生下了畸形的子女，子女彼此間又結婚，所生的子女仍然不正常。後來，從石柱後太陽蛋孵生出的男人再和他第三代的孫女結婚，終於生下了正常的小孩，一共四男一女。這五個人就是 TJURENG 家的祖先，其中唯一的女孩，名“ Tjuku” 太陽形狀渾圓之意。

這五兄妹長大後，帶著狗，去尋找打獵的地點。第一站是尚無人居住的 Kulalau (古樓)。他們剛到達古樓地時，狗用腳爪抓地，幾乎把地抓平了，兄妹都認為：天意要他們在此建屋。於是，開始築起石牆建造房子，石牆才起到和胸齊高，狗卻開始不安份的東奔西跑，他們只好隨著狗，來到了大武山上。然而，或許因為山頂太冷了，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這回石牆還不及腰部，狗就又繼續走了。從大武山頂，下到 Tjuvutsekadan (佳興)，那裡早已有人居住，他們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唯一的妹妹被當地人看上，兄弟們認為此處是各地間往來的“中心”(Tjuvutsekadan，為中心之意)，所以就讓 Tjuku 在此結婚定居，四兄弟再繼續往前進。當他們經過 Drarekedreke (力里) 到達 Seveng (士文) 時，狗被水流沖走了，但因正好沖到樹枝中而順利被救起；排灣語說：“Seveng tua rhugus a vadu”，意即狗剛好停留在樹枝那裡，所以，Seveng 部落便而得名。

離開士文之後，四人又到山上去過了一夜，不料第二天早上，卻發現他們的狗變成了石頭動也不動了。四兄弟為了紀念這隻狗，就將該地居名為 Tjuaqatsilai，即變成石頭之意。後來，他們決定向東走，經過了已有人居住；Patsaval (大鳥)，當時，在東部居住的人早已標立界石劃清界線，在石頭間種下一種名叫 livakung 的植物。最

後，他們終於走到了 Tjukuvujuvul (內文)。他們抵達內文時，那裡也已有 RHUVANIAU 這家人居住；但他們心地善良，容許新來者在那兒蓋房子。於是，兄弟們在那兒建屋，成立部落。聽說，RHUVANIAU 這一家很懶且喜歡吃蛇肉，不像 TJURENG 的祖先會四處去尋找土地，為自己後代著想。

四兄弟在內文只蓋了間臨時性的房子(表示日後要來此地居住)，就又往前四處尋找土地。最後，這五兄妹擁有了很多地方，由當權的老大把土地分給弟妹們；按排行依次為：老大得 Tjakuvukuvul (內文社，離古樓部落約四天步程)；老二，Kulalau (古樓)；老三，Drarekedrek (力里)；老四，Tjuvutsekadan (佳興)；老五，Seveng (士文)；因各地間相距遙遠，所以，老大安排兄弟們可各別舉行祭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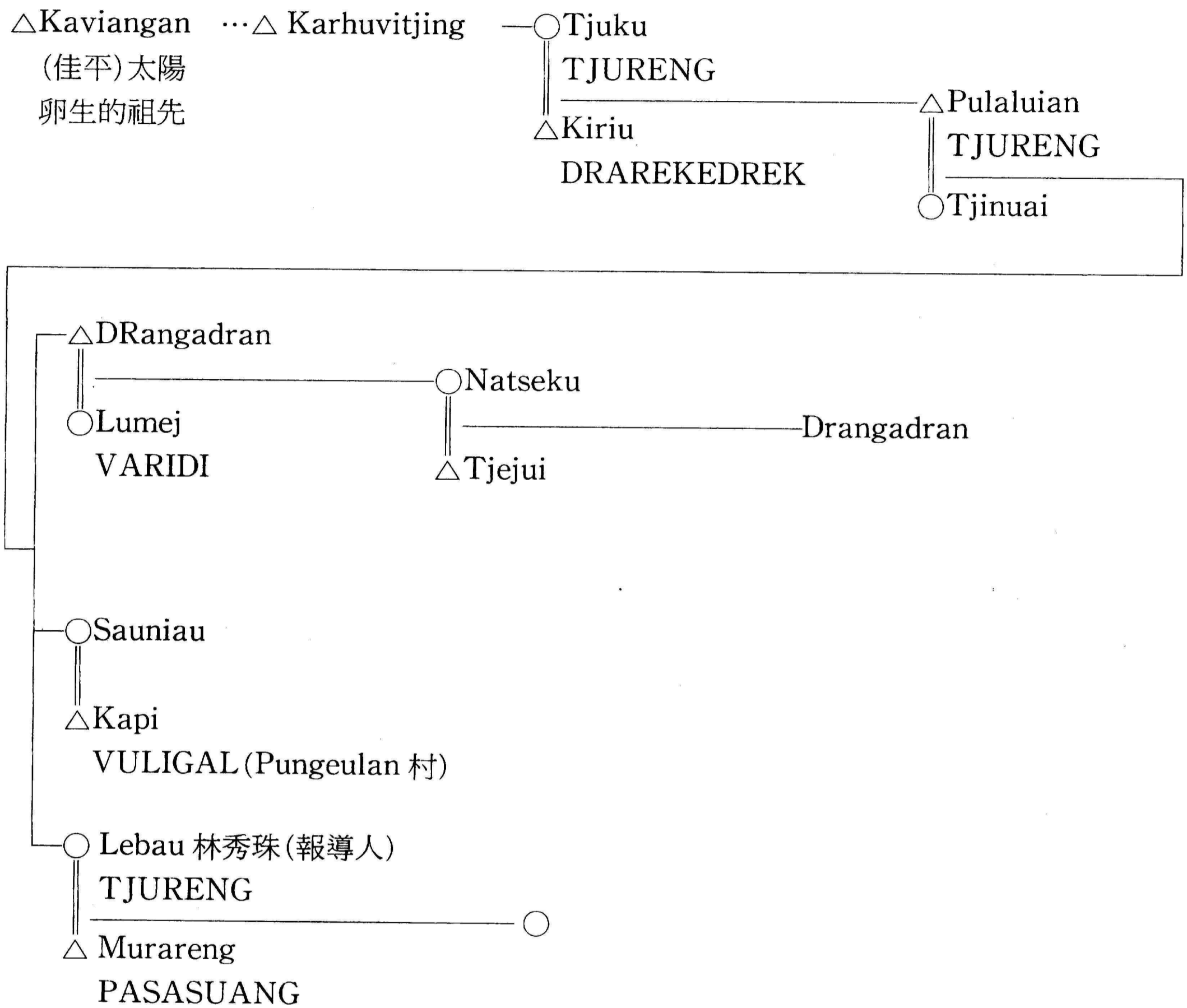
從前內文、古樓、力里、佳興、士文，在同一年但不同月份，舉行五年祭祭典，而由於內文社的是老大，所以，每逢各地大型祭典，五年祭、收穫祭、種芋頭祭舉行時，弟妹們都會先到內文社來，邀請老大 TJURENG 參加。各地祭儀時殺豬或分配獵肉，也都會送一部份的貢肉 (vadis) 拿到內文來。”——因為如此，所以 Lebau 強調其父是所有頭目當中地位最尊高的。過去從內文分出去，或被其所立的地方性頭目所屬之部落，也有十八個之多⁽¹⁾。

Lebau 所述 TJURENG 家之系譜較清楚的僅上溯自三代前的祖先 Karhuvitjing，但其系譜中並未提及與古樓有關的遷至內文社的大頭目 Pulaluian。反之，屬於內文社系統來源 TJURENG 家系的口傳重點，是源自佳平祖先來源創生的神話；太陽卵生的五個兄妹尋找土地，分別建立了：內文、古樓、力里、佳興、士文五個部落。而當被問及與古樓部落 GIRHING 世系的關係時，Lebau 僅認為：因為內文與古樓兩部落，二者同是太陽卵生的血源兄弟關係，所以，現在古樓的頭目當然對身為老大後代的她應善加禮讓了。

在 Lebau 十四歲時，曾隨父親到舊古樓部落，調解頭目們因徵稅而起的糾紛。Lebau 記得人們用轎子把她一路從潮洲抬到山上的部落。當時，因古樓 TJILUVEKAN 家的頭目 Mudasan 很霸氣；徵收平民的物品，權限超過了 TJURENG 頭目家 Kumadra (現新 Girhing 家 Serep 之母)，因此兩家頭目發生爭吵。TJURENG 這方有人帶槍，打死了 TJILUVEKAN 家的兩個屬民，日警無法處理，只好依居民之意：從內文請 Pulaluian 前來調解頭目家彼此間的糾紛和權利範圍的問題。協調結果，由開槍殺人的

(1) Putseputseq、Putseputseq qadu、Takariau、Alavisi、Paqemuts、Kudraiu、Kemalipa、Pineter、Pinasasuaian、Kemalipa Qadu、Tjuvutsekadan、Tjua Qatsilai i naval、Tjua Qatsilai i viri、Tjakuvukuvul、Bunburan、Tjuqema-dris、Tjurhu Kaluvuluvung、Levelar

圖九 GIRHING 頭目家系在和平村的親戚 Lebau 所述 TJURENG 家的系譜



一方殺五隻豬向對方賠罪，意外殺人的頭目（Serep 的父親）被日本人帶走，再也沒有消息。整個事件到此算是告一段落；然而，誰也沒想到，於私下和解時，因 TJURENG 家償賠時讓出了一部份的打獵區及十戶的屬民給 TJILUVEKAN 家，而使後者之家系日後徵稅的權利範圍更加擴大，成為整個不幸事件中圖利的一方。

Lebau 最近一次到古樓，是應 GIRHING 家當權者 Serep 之邀。四年前，Serep（吳開花）出面召請村內各頭目、行政幹部以及分散在外村的古樓頭目系統的後代，在 GIRHING 家舉行聚會；一起講述古樓系統各頭目家的祖譜和部落歷史。絃外之音，乃 Serep 恐 TJAQARHAN 家會提出恢復 GIRHING 家名位之要求，而未雨綢繆的想先確定其新 GIRHING 家的名份地位，免得後顧之憂。

(2) 土坂村 RADAN 家系後代的口傳（報導人：Tauan PATJALINUK、Baru RADAN 及 Laerep PASASAEV）

古樓 GIRHING 世系頭目系統口傳中，創立部落的三兄弟中，最小的 DRavai 是 RADAN 家系的始祖。DRavai 因與兄長個性不合，很早就帶著部屬，移居河谷西岸 Jenerhal 區開墾建屋。因當時古樓人口遽增，且部落分散在河谷兩側，距離相當地遠，GIRHING 大頭目乃授命：除東側之部落原始 Qaumaqan 地區有一五年祭刺球場外，於西側之 Jenerhal 區另闢一新刺球場，由 RADAN 家領導該地居民舉行五年祭祭典。河谷東、西兩岸仍在同一天舉行五年祭，但西岸居民需等到在東岸 GIRHING、QAMULIL、TJILUVEKAN 家系頭目及男女巫在祖靈屋燃燒小米梗，召請祖靈歸來，行稟告祭儀開始之禮後；才能召祖靈和刺球，並且其祭歌的唱法、經文的內容，也都不能超越東岸老大的光彩。

現在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大頭目 Tauan（包春琴，民國十年生，家名 PATJALINUK），為古樓 RADAN 頭目家系之直系傳人，其祖父 DRangadran RADAN 因實際利益之考慮，以古樓 RADAN 家繼承人的身份卻入贅到東部 Tjadridrik（大谷）的 KATJAREPAN 頭目家；與 DRemedreman 結婚，生下 Kulele（Tauan 之父）。Kulele 又入贅 Tjuabar（土坂）PATJALINUK 頭目的家，與 Tjuku 結婚，定居於土坂。因此，古樓 GIRHING 系統中之 RADAN 家系，其直系後代 Tauan 兼俱父方古樓、大谷部落，及母方土坂部落之權勢。

Tauan 的祖父 DRangadran 共結過三次婚，第一次，由古樓入贅大谷，生下 Tauan 之父；第二次，入贅到東部的 Palivengai 部落，生下三子；第三次，回到古樓，與古樓 TJILUVEKAN 頭目家的 DRemedreman 結婚，生 Qarutsangal。而後，Qarutsangal 結婚生 Mudasan；Mudasan 即現在 TJILUVEKAN 頭目羅安定和羅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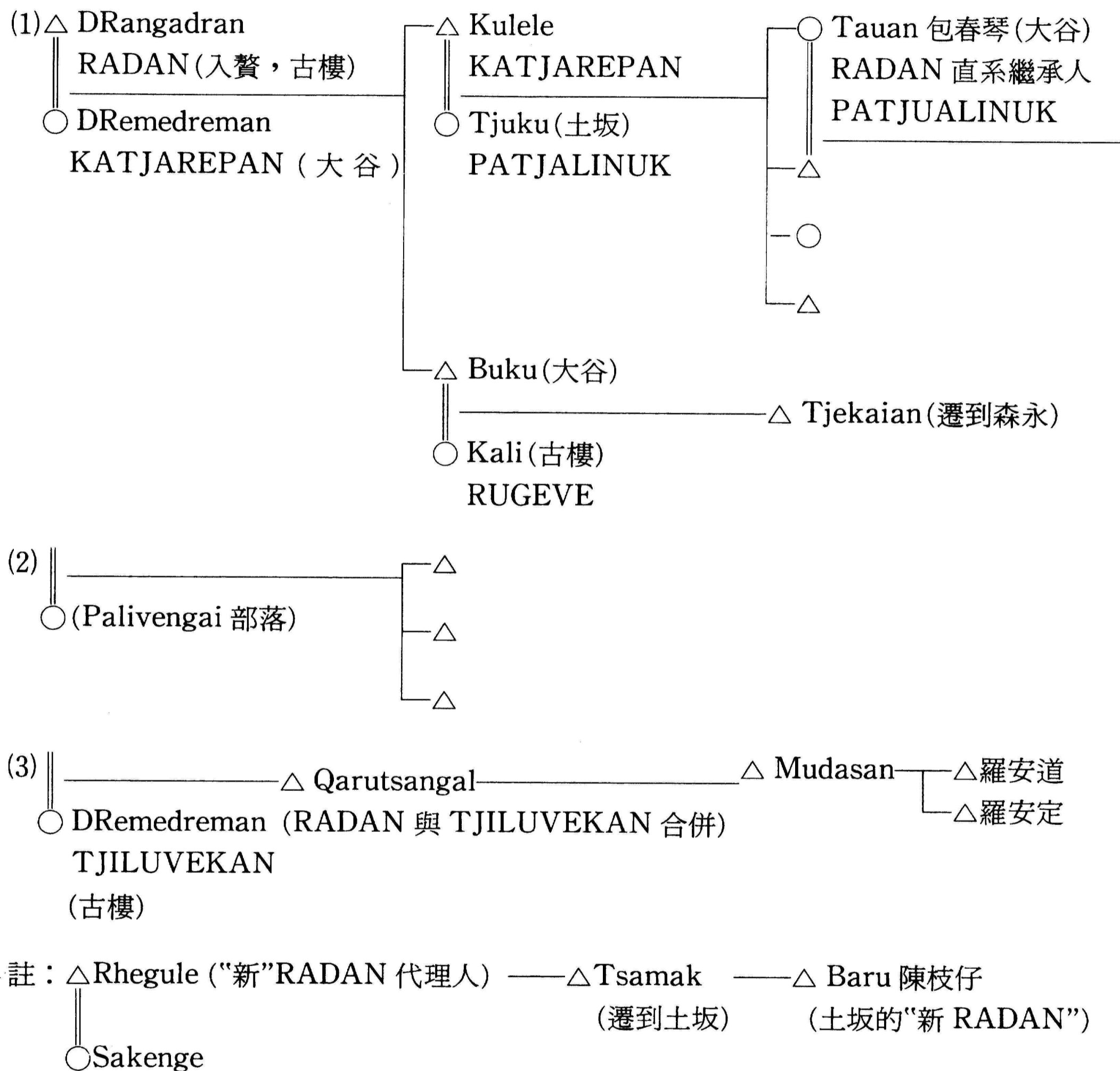
道的父親。所以，按系譜推算，Tauan 比羅安定頭目長一輩，並有 DRangadran 第一次婚和第三次婚之差別；難怪有人說：“土坂包頭目的地位比古樓 TJILUVEKAN 羅頭目高”。

Tauan 因父母於其年少之時即已去世，所以她所知之祖先來源口傳甚少，僅略知：母方所源出之土坂部落，為原始時期由西部 Kulalau 部落來此打獵的獵人 Kalaiup QERUDU 所創建。言下之意，古樓與東部土坂部間的關係，遠在 Tauan 祖父入贅東部部落之前，已然有之。

再說，當來自古樓部落的頭目 DRangadran 第一次婚，入贅大谷前，曾正式將繼承人之權利委託給其同父異母的兄弟 Rhegule（未經其父行認子儀式的私生子）代理；但 Rhegule 與 KALAIURHAN 家的 Sakenge 結婚，生下 Tsamak 之後，卻在日人鼓勵下，率剩下的 RADAN 家系屬民，遷到東部的東高社。（Rhegule 本欲遷往土坂，却因當時傳染病流行，暫居東高社山上躲避）所以，現在土坂村除了有 RADAN 直系後代 Tauan 的家之外，還有其代理“新 RADAN”的後代 Baru；兩者皆享有來自古樓 GIRHING 世系之下 RADAN 頭目家系的聲望。土坂村有許多自古樓移來，居住的 RADAN 屬民；加上 Tauan 的祖父原是古樓 RADAN 家的直系繼承者；所以，兩村來往關係密切。現在 Tauan 在部落重要祭儀獻祭時，需依次向東、西部，八個有親屬關係的部落祖先們獻酒祭告；因與古樓 TJILUVEKAN 家同為 DRangadran 之後，所以，TJILUVEKAN 家往往是第一個分到祭肉的。

DRangadran RADAN 第一次婚入贅他村時，所立的 Rhegule 在古樓代行 RADAN 頭目職權（即所謂“新 RADAN”）。Rhegule 他只敢在西側居住，不敢觸動 RADAN 在 Kaumaqan 區的原始祭屋。而當 DRangadran 第三次婚再回古樓時，結婚對象為 TJILUVEKAN 頭目家的 DRemedreman，因兩人都是長嗣，所以，古樓兩個重要頭目家系 RADAN 和 TJILUVEKAN 自此合併為一。據居民說，未遷村前，舊古樓部落 Kaumaqan 區，原始 RADAN 和 TJILUVEKAN 的家屋並排而立，外觀上，兩家家屋外圍之簷衍雕刻幾乎無法分隔；即因近期 TJILUVEKAN 與 RADAN 的聯姻合併關係，加上後來“新 RADAN”之迅速遷往東部，使得 TJILUVEKAN 家勢力再次擴大了。

圖十 RADAN 家系後代：土坂村的 PATJALINUK、新 RADAN 與古樓村 TJILUVEKAN 家系之關係系譜表



五、口傳之歷史性及功能

1. 口傳內容之歷史性

前文所引口傳之內容重點，筆者乃取其資料性而無意偏重任何頭目家系口傳之說法，旨在印證部落內兩大頭目世系間血統來源的分歧、祭儀起源和在各部落間之傳佈關係；或經由系譜和重大歷史事件之追溯，來描繪部落生活中頭目之系統網絡、空間以及因事件影響而導致世系內權位分化的史實。例如：GIRHING 之直系繼承者 Pulaluian 因怨恨部落人民未盡力維護使其家屋被焚而棄村；事起突然，未及交待弟妹權位轉移事宜，致使部落內部權力結構產生衝擊，造成其旁系分支 TJAQARHAN 和 TJURENG 兩家前後之當權和興起之後果。另外，也敘述了 TJILUVEKAN 頭目世系屢藉由“與老大頭目旁系結婚”來提升該家族地位之崛起和茁壯的過程。

古樓部落頭目系統之來源、興起、分支與組合，歷史上，難道真如前文所述那樣單純，只發生過兩家權利先後成立的系統二分現象嗎？然者，若非限於所得之口述資料及考慮頭目系統之現況；則似乎部落內的口傳，有可能除了這兩個頭目系統為主流外，曾隱約傳聞過有其他頭目家系之獨立來源、當權等多元之說辭。比如早在日據時代末期就已遷往東部賓茂村的 TJAKURAVU 家系，據說他們的祖先乃是晚於 GIRHING 但早於 TJILUVEKAN 從 Virikil 移到古樓的頭目。其他，如現在已淪為平民的 QULANGAS 家，經常於私下屢屢宣稱他們的祖先才是原始時期 RINGETJAL 家屋的真正擁有者，此屋後為對方家所奪……凡此種種，聽似荒誕不經，卻又無法予以查證的片斷，適足以反應出神話時期或口傳歷史現象的深不可測，以及頭目權利、家屋、家名、地位傳承的複雜多變性；當然，尤其是家道衰微後，人微言輕的事實。

頭目家系地位之重要與否，權位的把持與口傳系譜之存在、或部落性祭儀執行狀況關係密切。頭目地位之所以得到肯定，大半也要歸功於在口傳系譜上之有跡可尋。然而，由於老大 Pulaluian 的棄村，使得其村內家系的直系傳承系譜口傳中斷，旁系後代中，現今當權繼位者（新 GIRHING 家）、或享聲望者（TJAQARANG），都已不克講述部落創建至今 GIRHING 系統直系傳承之歷代祖先名；所幸，大頭目代言人，旁系二頭目 QAMULIL 家對於長嗣系譜傳承脈絡、歷代祖先名仍相當清楚，可上溯三十六代之久，可以彌補上述之闕如。TJILUVEKAN 系統之口傳，也在神話與歷史間的系譜上出現明顯斷層；報導人 Tjivuruan 所述，祖先人名連續上溯十代之遠。總之，普遍說來，頭目家系所記憶之系譜的完整性原本即非平民所能及；平民之系譜，一般只上溯至祖

父母或曾祖父母名就中止了，頂多再加註該家最早從那個本家所出、祖先與那家頭目關係較密切而已。然者，不論是否能確知其祖先偏重於與那家頭目系統有工作、贈與和交換關係，大致說來，平民們皆具備一籠統概念即：他們都出自於同部落之共同祖先。

排灣語中的 *sasusuan*、*tjautsiker*、*mirimiringan* 都是“口述傳統”之意。*Sasusuan* 強調有名有據之人、事、物的傳承過程；*tjautsiker* 著重於“口述”的方式；*mirimi ringan* 則指世代相傳重複述說的神話故事，內容包括：頭目家系、部落整體、男女巫師祭儀傳統，或者一般、特殊之家庭與人物的故事。本文中所載之神話故事，其中關於部落整體、頭目家系、祭儀來源的口傳，內容因敘述者本身系統不同、立場不同而有所分歧。例如，*GIRHING* 和 *TJILUVEKAN* 兩系統報導人之口述內容，即反應出兩個不同血統來源的口傳故事；而與這兩個家系具有血緣親屬關係，在外村仍見聲望的頭目：和平村的 *Lebau*，土坂村的 *Tauan*，她們所述的口傳內容也是源於當地所形成之與 *GIRHING* 和 *TJILUVEKAN* 世系完全不同的口傳系統。可以說，口傳內容各家說法之所以呈現平行、交錯、或相距懸殊的情況，主要是由於各頭目家系、系統間彼此血緣、地緣關係認同上的差異。現今，頭目們若欲求證、詮釋或比較其祖先們創建部落、掌有權位秩序之先後，也只能以這些口傳作為其考查的憑據。

每個頭目家系的口傳，都帶有極度本位主義之色彩，以該家系自我之中心觀念出發，如 *GIRHING* 系統再三強調部落的先佔主權非其莫屬：“當時為了找尋土地獵區之需，可能有許多家系甚至外村的祖先，都曾路過古樓區打獵，然而，其中唯有 *GIRHING* 的原祖才是真正在此創建部落的頭目家系。而且，也只有 *GIRHING* 家的口傳才能上溯至比古樓更早的原始部落 *Kurasa* 時期。”所以，依 *GIRHING* 系統的說法，就 *Kurasa* 原始中心論系統而言，*GIRHING* 的口傳才是最正統的，且 *GIRHING* 家口傳的重點在於敘述祖先遷徙、創建部落、成立頭目家系、劃分獵區及祭儀來源的經過，不似其他家系口傳內容，大多有創世或創人的神話。再者，他們認為“其他家系所言之關於創人的神話，如：從大武山上的泥團出生、從佳平部落的太陽卵生成人、人蛇聯姻（蛇居住在 *Qenez* 湖泊）等……這些神話傳說中地點偏遠，皆非古樓部落勢力之所及”。然而，綜觀以上 *GIRHING* 所言，似乎也刻意忽略自家口傳也是來自東部 *Piuma* 之實；却對創生之說，盡以地域觀念加以排斥，一味辯說創世、創生這些口傳神話乃非道地源自古樓系統的口傳。

總而言之，系統來源不同的家系口傳，在內容與傳述的重點上，當然會有不同；縱使神話中之若干祖先名、地點不乏有重疊之處。而只有當逐漸脫離了神話時期，進

入了可詳述的歷史範圍方能追溯：以頭目系統來源為中心而發展出來交錯的親屬網絡和部落整體性之縱軸歷史。

表二：古樓部落 GIRHING 及 TJILUVEKAN 兩大世系下頭目家系之繼承狀況表

頭目世系	GIRHING 系統：QAMULIL RADAN	TJILUVEKAN 系統
有關來源之神話	祖神一男一女從東部 Piuma 移到 Kurasa 再遷往 Kulalau，建立三個頭目家系和部落。	從大武山上泥團中化生成兩個祖先。兩人各自往東、西部尋找土地，往西之 Lemej 回古樓定居。
頭目家系家名 ／始祖名	GIRHING 家系／DRuluan QAMULIL 家系／Lemej RADAN 家系／DRavai	RINGETJAL ↓ TJILUVEKAN 家系 ／Lemej
村內繼承者	(GIRHING 家系) Garaigai TAJQARHAN／Serep TJURENG，改為新 GIRHING	Gilegilau TJILUVEKAN
當權者之人名 及家名	(QAMULIL 家系) Simerangan QAMULIL／Laerep QAMULIL	
	(RADAN 家系) 已離村	
村外直系 之繼承者／代 理頭目之人名 及家名	(GIRHING 家系) Lebau TJURENG 獅子鄉和平村中心崙 (QAMULIL 家系) 無	Tjivuluan TJILUVEKAN 來義鄉望嘉村

	(RADAN 家系) Tauan PATJALINUK ／Baru, 新 RADAN 達仁鄉土坂村	
形成直系繼承者不在村內之歷史事件	(GIRHING 家系) 約百餘年前, 因 Piuma 入侵焚毀大頭目住屋, 大頭目 Pulaluian 氣而出走, 投奔內文社親戚。	Tjivuluan 在民國四十年左右, 入贅望嘉村之女頭目家。
	(QAMULIL 家系) 無	
	(RADAN 家系) 直系繼承者 DRangadan 入贅東部的大谷, 臨走前立 Regule 為代理頭目。然下一代, 代理頭目亦遷往土坂; 原直系 RADAN 也與土坂的女頭目結婚遷到土坂居住。	

2. 口傳、禮規與祭儀

排灣人認為在口傳 (sasusuan) 中來源不同的人其所遵行的禮儀規範 (kakudan) 也不同, 按理應個別舉行祭儀 (palisien)。即使是同一頭目系統分支出去的頭目家系, 也要依照排行, 階序有別的來進行所有的禮儀, 其在祭儀中的用辭、經文的長短皆不能超越權限或彼此混淆不清, 由專任頭目家系的女巫來負責執行。古樓的兩大頭目系統, 在部落時期皆各自擁有其完整的幕僚體系; 有為其執行、傳達命令的代言人、男女巫師、分配豬肉者、及傭人……等。

古樓兩大頭目系統, 於神話中, 關於祭儀來源的說法, 有異曲同工之處, 其差別僅在於: 將祭儀帶到人間的始祖是 Lemej; 還是其子 Tjaqarhaus。事實上, Lemej 的後代 QAMULIL 家系除了專司祭儀之事外, 對祭儀來源的口傳也非常清楚; 而其他家系就相當疏淺了。於是其他家系反駁說: 不要將頭目來源和祭儀來源混為一談; 或者有的乾脆說: 還是去問 QAMULIL 這家吧!

其實, 來源、禮規皆不同的 GIRHING 和 TJILUVEKAN 兩頭目家系, 由於部落

(qinalan) 中共同的生活，使他們逐漸形成一套有階序原則的共同祭祀法則，以達成當不同家系或人物在和祖先神靈溝通時，能夠產生最良好的效益關係。收穫祭、五年祭、六年祭的集體性部落祭儀開始時，各家頭目必需從住屋出發，先到 GIRHING 名下的部落性祭壇 RHUSIVAVAN 處一起舉行祭儀，待部落性祭儀完畢之後，才各自回自己的 rajekan (祭屋) 作祭；然祭儀結束後，仍需回到 RHUSIVAVAN 來⁽¹⁾。

頭目能否執掌權位與持有祭儀之主導權與否，密切相關。從古樓部落的例子中，我們可以從三個時序的史實現象歸納出下列數點：

(1)當大頭目 GIRHING 家的 Pulaluian 棄部落人民而去時，因其妹嫁到外村去，所以，只好由其弟 (已入贅，妻為 RINGETJAL 家繼承者，後遷改家名為 TJILUVEKAN) 掌起 GIRHING 大頭目家祭儀時分配貢物豬肉的主權；因此，有一段時期部落祭儀之主導權，乃由 TJILUVEKAN 家暫代。直到 Pulaluian 妹 Vais 的後代 TJA-QARHAN 家興起為止。

(2)遷到新古樓村後，因舊部落的祭壇需遷下安置，必需殺許多豬以供祭儀所需；

(1) 本文內容不詳述祭儀的組織、程序、步驟，僅將舊部落時期 (RADAN 未遷至東部時) 各頭目家系所擁有的祭壇名稱與種類列為一表，供作研究頭目階序、祭儀組織……關連性時的參考：

祭壇名稱	Qumaqan	Vineqat-san	Tsineket-sekan	RHUSIV-AVAN	RINGTJAL	PASUAGAL	Qajai	Tsangel	Parharu-vu
功能	屋內神龕中的祭壇、家的保護神	創建部落時原始家屋和祭壇 (指三兄弟的原始家屋)	創建部落時最早設立的插標處	都稱 ratjekan，只有獵頭祭儀，五年祭，六年祭時有關人員才能進入作祭的祭屋			繫綁部落的祭壇 (五年祭、天災時才去)	部落的墊子，以防止土地流失的祭壇，與 Qajai 相似	播種祭收穫祭五年祭男巫獻祭品之獵區祭壇
GIRHING	√	√	√	√			√	√	√
QAMULIL	√	√							
RADAN	√	√				√			
TJILU-VEKAN	√	√			√				
備註	一般家屋皆有，平民只一個石龕，頭目家兩個	經文中常與 GIRHING 之祖先：DRuluan 一起出現	在經文中與 Lemej 一起出現	整個部落的祭屋，屬 GIRHING 家系	TJILU-VEKAN 家系的祭屋	在部落河谷西側，為 RADAN 家系祭屋	部落性的祭壇	部落性的祭壇	部落性的祭壇

然當時執掌 GIRHING 系統頭目權位的 TJAQARHAN 家，因經濟能力不足，乃由五代前同父異母的親戚 Serep TJURENG 來主導祭儀。此後，Serep 就將原屬於大頭目長嗣之 vineqatsan 祭壇，設於家屋之內，藉此將家名更爲 GIRHING，正式以古樓大頭目自居，完全取代 TJAQARHAN 執掌所有部落性祭儀。近來，TJAQARHAN 家時常私下抱怨，Serep 於祭儀後，將分配的貢肉先送到 TJILUVEKAN 家，完全無視於他們的存在。

(3)由於 Serep 不遺餘力的舉行五年祭、六年祭祭儀，並妥善的照顧部落祭壇；因此，“新 GIRHING”在部落中的地位，歷年來持續不墜。但是，仍有村人在背後抨擊她說：“以她根本是在來義長大，且每次結婚對象都是外村人，這兩點看來，她怎麼能夠合理合法的掌握古樓大頭目 GIRHING 家的權柄呢？”老一輩村民中，仍稱呼其爲“TJURENG”，不願承認其爲 GIRHING 的也不在少數。

現在，新 GIRHING 家權位的繼承面臨了嚴重的問題：由於 Serep 無親生子女，養女是平地人且結婚對象亦非本族人。再者，血統不同的人雖可繼承家產，但是，如何處理、或是否有權干涉排灣族祭儀，卻不得而知。對此，Serep 也深感焦慮，是以她一再的表示：只要 TJAQARHAN 家的後代繼承者，有意負責祭儀之事，或是當年棄村投奔內文社的大頭目後代中（Lebau 家），有人願意回來殺豬、向祖先及全部落村民說明原委並致歉；她十分願意將 GIRHING 家的權柄交出。可惜的是，至今這兩家的繼承者仍未向她提出重掌權位的請求。這種狀況，也反應出目前一般傳統價值體系、祭儀禮規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如何持續、如何傳承，皆是現今最大的難題。

六、結語

前文在村內或村外的，古樓人所認同的實際當權者或享有聲望者，其頭目系統家系的口傳顯示：各家系之祖先來源口傳偏重於其所在地部落（父系或母系）系統。例如：百餘年前 GIRHING 之直系繼承人 Pulaluian 棄村去內文社，今其後代 Lebau 居住於和平村；從 Lebau 所述家系系統之來源口傳（由佳平太陽卵生出之祖先的後代）明顯可看出，其內容是完全道地的內文社系統，與古樓系統的說法幾無絲毫牽繫。Lebau 甚至並不承認 Pulaluian 一事；此或許因 Lebau 祖先到達內文社已久，數度與不同部落的人結婚之故，以至於現在連 Lebau 自己也不清楚該家系與古樓的系譜傳承關係。口傳系統之受限於時間、地緣關係，由此可見一般；此正足以作爲古樓內外，頭目系統後代於親屬關係認同上，何以分歧之最佳註腳。

排灣族雖是男女平等、長嗣繼承之雙系血親型的繼嗣團體，原則上，男女雙方血

親並重；不過，就口傳系譜來看，一但時日稍久，却可能出現雙方血親中地位較弱者之口傳系譜喪失之情形，導致偏重地位較高一方之口傳的情況發生。他們重視長嗣的地位，萬一長嗣外嫁、入贅他村、或因其他因素離村時，即為長嗣保留家屋、家名、家產；在沒有得到其本人同意或舉行讓渡儀式前，弟妹們絕不可以擅自侵佔其家屋，僅可暫時借用。此為老大保留家屋、家名和名份的原因為：萬一長嗣離婚、或其後代子女中有人願意回村時，仍可繼承長嗣的名位。這種為長嗣保留一切繼承權的時效，一般可持續兩、三代；但古樓 GIRHING 大頭目家系之例，則較為特殊，自 Pulaluian 出走，至今已八代，而其名份卻仍保留著。Pulaluian 弟妹雖重建該家屋，但仍不敢將此象徵老大權位的房屋據為己有，僅作為專供祭祀的祖靈屋；一直要到遷至新村後，才將原始 GIRHING 老大家屋內的 Vineqatsan 祭壇遷設於新興的 TJURENG 家中（原是 GIRHING 的旁系後代，因執掌祭儀而得勢），同時，當權者 Serep 以延續 GIRHING 系統大頭目在村內之神聖權位為藉口，更改其家名為 GIRHING，使這個象徵古樓部落最原始頭目世系的家名不致於埋沒。

從古樓 GIRHING 系統的角度來看，在外村享有聲望之 GIRHING 的直系後代 Lebau 是他們的“kasusu”（四代以上但仍清楚其傳承關係的遠親）；但依 Lebau 源自內文社系統的口傳說法，卻只承認古樓是他們太陽卵生的祖先中之老二所建立的。因此，對 Lebau 而言，內文社與古樓村除了於上述神話時期可追溯出共同的祖先關係之外，近期兩家的系譜關係，可以說完全無法追溯；古樓人對他們而言，只是比“kasusu”更遠，所謂“maurau”（即“迷失了”之意）的遠親關係而已，在口傳系譜上已喪失。

此外，GIRHING 與 TJILUVEKAN 於系統來源、血緣上分歧之現象，在口傳中，不斷地被強調著。以排灣語各種方式來說明，即這兩家關係上是：

ini ka ta jaran（不同條路、不同血緣來源者）

marhe timali a vuvu（彼此有不同的祖先）

marhe timali a vineqatsan（彼此來源不同、不同創立的地點）

na matja tju a mamazangilan（各有其來源的頭目）

此二頭目世系，歷史上雖有通婚關係，但目前其後代繼承者卻堅稱：他們既非 ta jaran（有共同血緣來源者），亦非 kasusu（遠親、親戚）；充其量與前見相矛盾的，他們承認兩家有過通婚關係（si putsekelan），如此而已。態度上，TJILUVEKAN 對 GIRHING 在權位上的先到次序有所肯定，但相反的，GIRHING 對於 TJILUVEKAN 這家後起的權勢卻相當排斥，說他們是從外地混插進來的頭目（na se tevu a mamazan-

gilan)。總之，無論如何，這兩個世系之間彼此的衝突由來以久，雖有通婚之實卻又否認彼此“kasusu”的親戚關係，此正與不承認彼此間是“ta jaran”的情形是一樣的。

關於 ta jaran，學者松澤員子（1976）之見，以為是指以頭目家為中心之超越世代的系譜關係，她說：“排灣部落（qinalan）乃以頭目家中心之“ta-djaran”系譜關係（ancestor-oriented kin group）結成組織網，並以此為基；一方面繫結各家，一方面作為地域、祭祀共同體，以發揮此組織網之機能。然而，當此組織網之範圍因居住條件受限制時，則就可能演成親族集團了。”

由此可見，以上以 ta jaran 為主的排灣頭目家系譜關係的擴展原則，學者之說法與古樓部落傳統以來兩大頭目世系間親屬關係認同上存在彼此否定的現象，事實上，相互矛盾；是否，這意味著頭目系統地位者，比平民更要強調原始血緣關係、口傳上的來源、直系上溯之問題。部落一般居民却相反的，秉持著“自原始以來，因各個不同來源的頭目彼此通婚，數代下來，早已使得整個部落的人都是親戚了！”的說法。

此基於血統來源之相異，GIRHING 與 TJILUVEKAN 兩個頭目世系間互不認同的現象，與 GIRHING 世系之下幾個分散在村內或村外的頭目家系，彼此間存在的強烈認同感，剛好成為對此。上述的口傳內容中，或許提供了一些親屬關係認同上的憑據；不過，更重要的，以上古樓部落頭目系統來源與承繼的口傳調查資料顯示：口傳可能如排灣族雙系繼嗣之血親關係的發展一般，由於時空上的差距，受制於地域性祭儀的執行及土地使用……等具體因素。換句話說，傳統上雖為居住在部落外的長嗣保留著本家的權利，然於兩三代之後，若仍未復權，則等於是自動棄權。久而久之，這些部落外長嗣的後代對原始來源口傳的認知，也將隨其直系繼承人在本家部落之實權或名份的消失而逐漸被遺忘，僅留下仍具實際繼承權那一單系的口傳系統。

參考書目：

小島由道等

1912-1922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5卷。臺北：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

松澤員子

1976 東部パイワの家族と親族——ta djaran（ユの路）の概念を中心として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 1(3):505-536。

許功明

1989 排灣族古樓聚落之祭儀。見《台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之研究》頁1-39，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計劃報告。

①



②



圖片說明：

- ① 古樓村兩大頭目世系：GIRHING 及 TJILUVEKAN 家前之得勢當權者 Serep（吳開花）與 Gilegilau（羅安定）共飲連杯酒。（柳文斌攝）
- ② 女巫們在 Rhusivavan 祭屋前合影。

③



④



⑤



圖片說明：

- ③ 五年祭前女巫師在 Tsineketsekan 祭壇前作祭卜問日期。
- ④ 女巫師 Muakai 及 Laerep 為村民執行男子服役歸來後之除穢祭儀。
- ⑤ 女巫師為村民作葬後之除喪祭儀。